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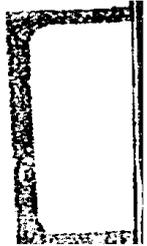
梅景周先生抗戰言論集

葉恭綽



5-73.07

279
2



抗戰必勝建國
必成

許世英



梅子墨周任檀島總領事有年公餘
寫對日抗戰宣傳文字積稿既富選刊以
行我之抗戰將於弟死中求一生似美
而希矣也田中奏摺不云乎欲征服全球
先征服中國故自九一八迄今日以百萬大軍
圍攻武漢謂是被吞霸全球大迷夢之初步
而我之苦戰於是為世界諸友邦——滅絕此獠
之先鋒隊於是老人類最高尚義務我國無
忝也以此為抗戰不煩之要言梅子其許我

年中華民國廿七年十月

黃

天培



序

梅景周博士外交長才也。少畢業於嶺南大學，成績冠儕輩；繼赴美，進奧白林大學，學識優異，得師友之欽敬。學成後，出任芝加哥中華青年會總幹事，對於僑胞福利及祖國慈善事業，莫不踴躍提倡，其治事之幹練，與夫勇於負責，迄今猶爲當地僑胞所樂道。歐戰爆發後，梅博士自告奮勇，赴法爲戰地華工服務，多所建樹。回國後，出任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乃得顯露其外交幹長之頭角。民十九春，奉派爲駐古巴使館祕書兼理領事事務，在任時處理各項僑務，無一不爲僑胞所稱頌。嗣奉調爲駐檀香山領事，全僑挽留不獲，依依惜別，江干送行者，盛極一時。梅博士抵檀後，又深得僑界愛戴。九一八以還，常爲抗日發表英文演說，并撰文駁斥敵人之謬論，中西人士莫不傳誦一時。當地僑胞特爲捐築一新領事館，以酬其勞，并爲祖國爭光。我政府知梅博士賢勞

昭著，特升任爲總領事，君亦益自奮勉，無負於政府與全僑之屬望。余近讀其抗戰文字，益欽佩其爲人，故樂弁數言於茲編之首，以示敬意云爾。

廿七年雙十節陳彬猷

目錄

駁日本關於華北戰事宣言	一
駁日本外交協會關於華北事變宣言	四
關廣田謬論	一四
中美親善與日閥暴行	一七
駁高石之謬論	二〇
駁日本政府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宣言	二三
致謝美國紅十字會	二七
抗戰的最後勝利	二九
中國抗戰勝利面面觀	三二
抗戰的把握與收穫	三七
國際變化與中國抗戰	四三
抗戰一年的過程與前途	五二

中國所期望於世界……………六〇
中國抗戰必勝……………六五

附錄

九一八事件談話……………七一
駁覆日本政府爲九一八事件之對外宣言……………七二
駁日本財政宣言……………七四
駁日代議士中村之謬論……………七五
駁日貴族院議員及代議士之謬論……………七七
駁美國記者亞弼之謬論……………八一
駁日本全國新聞協會之英文宣言……………八五
駁本山彥之謬論……………九〇
駁高柳論中國杯葛……………九六
在太平洋外國貿易會議駁日代表之「非難中國杯葛」……………九七
駁野村之謬論……………一〇〇

駁日本關於華北戰事宣言

——譯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檀埠英文晚報——

自平津事變發生以來，日政府曾向外發表其最近在中國軍事行動之理由，其由此間日本領館發表者：有東京軍部關於華北戰爭之宣言，廣田外相對日本國會之演辭，此外經權赴任之日本駐瑞士天羽公使（前任日外部情報部長）對於現下華北事變，亦極力爲日本辯護。

日本軍政當局，均不承認日本在中國有侵畧領土之冀圖，且謂日本爲自衛而作戰；日本之各種宣言，無非欲加罪於中國，以掩飾其野心，此甚明顯也。天羽謂「日本無意侵略中國，日本之佔據平津及其附近區域，係由於中國當局對日本人民施以高壓之手段所致」，滿篇謬論，不值識者一笑。現下日軍不斷的向中國軍隊襲擊，日本之飛機，向中國城市及居民轟炸，日本之大砲，向中國文化機關毀壞，華麗而進步之南開大學亦在其內。而日本外相，猶欲世人相信日本之目的，在求世界之真正和平，抑何荒謬至此！

吾人誠難明白日人之言論，如何能與事實相符合，根據事實，莫不矛盾也。

一九三一年日軍蹂躪東三省之時，亦曾作同樣之辯護，謂無壓迫及侵吞中國領土之冀圖

，謂爲自衛而作戰。一九三三年關東軍長驅入熱河時，亦如是言，今日則此數省，儼如日本帝國之殖民地。

日本已往及最近之行動，無異一強有力者持械入鄰家，而強迫鄰人出走，此日人之所謂「自衛」也。

日方各項宣傳之用意，無非欲將現下之侵略華北之目的，瞞騙世界，華北戰事之發生，最顯而易見者，即日本決心以武力來佔據華北，而中國誓死抵抗，日本攻襲華軍之動機，全在於此。日本因年來未能以陰謀恐嚇及卑劣手段奪取平津，今乃用暴力以達其目的耳。

日本之加罪中國，謂「華北戰爭，中國首先發難」，但事實則不然。事實上證明責任須全由日本負之。現下之戰爭，發端於盧溝橋之衝突。即根據日本對於此次事變之說明，日方仍不能洗脫其藉端尋釁之咎。假令日方之所說爲真，願戰爭之地點在盧溝橋，盧溝橋爲中國領土，日軍即原無權在中國領土擅作軍事演習。蓋此種非法演習，實與戰爭啓釁之行動無異也。

自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之數星期，中國已在合理之範圍內，竭力避免與日本衝突。中國政府所表示和平之願望，絕對誠懇。而日本則一味恃蠻，飛機大砲，轟炸無防衛之城市，到

虐殺無辜的人民，道德信義，淪喪無存！

在日本政府正在保證北平事件不至擴大之時，日本軍隊則陸續由東三省及日本運入華北。華北重要之地點，盡爲日軍所據，華北之城市，亦爲日軍之飛機大砲所毀壞矣。

中國政府近年所取之對日步驟，以不挑撥爲原則，此不獨今日爲然也。中國政府在東北領土主權喪失之後，仍力排萬難，謀與日本協調，此爲古今中外史乘所未有。乃日方當局如廣田外相，尙謂中國爲「頑抗」爲「排日」。

中國曾屢次聲明在平等互惠原則之下，願與日本合作，以謀解決各種重要懸案。而日本則以廣田三原則爲要求，廣田三原則若接受之，無異中國之被日本征服矣！

觀察過去及現在進行中之事實，盧溝橋之衝突，正與瀋陽之事變相同，爲日本有計劃的侵略行動。日本之企圖奪取華北，由來已久，兩年之前，曾在平津鴉片，懷同樣之目的。其時天津日駐屯軍司令公然倡言要華北獨立，自是以後，日本未嘗稍止其華北獨立之活動也。

熱河既佔，日本即大加伸張其勢力於中國，強迫冀察當局之特殊組成，創立其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包庇浪人走私，由冀東輸入內地，又利用及協助中國之鴉片份子，侵入察哈爾，佔據其一部份，不久之前，又圖侵入綏遠，卒不得逞。

綜觀日本在華北之活動，日本對中國之責難，對侵略冀圖之否認，是直侮辱讀者之理知耳！

(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檀埠自由新報)

駁日本外交協會關於華北事變宣言

——譯自英文晚報——

日本外交協會最近分期在此間英文晚報，發表一關於華北事變之宣言，眩惑讀者之視聽，顛倒是非之處甚多，茲擇其尤者反駁之。

日本外交協會之宣言，不外要陳述下列三點：(一)中國方面，須負盧溝橋事變之責任；(二)中國方面，須負阻礙迅速和平解決之責任；(三)日本有權在衝突地點作軍事演習。

宣言之最後部份，言及共產主義。所有日本官方或半官方之言及中國事件，必提到共產主義，不論其對於本題之有關係與否也。至責中國排日運動，謂係國民黨鼓動而成，且謂蔣委員長之擴張軍備，亦為排日運動之張本。強辭奪理，不惜迂迴曲折，藉以掩飾日本政府拒

絕中國政府所提議之合理解決華北糾紛方案也。

茲先考慮日本外交協會陳述之第一點。日方謂日軍于七月七日在盧溝橋附近深夜作軍事之演習，於該夜十一時四十分，被我軍襲擊。日方之證明此事，除了陳述日軍何以擇斯時斯地演習之緣故外，並無其他陳述，足資證明事端之發自我方。

時在黑夜，槍聲發自何方，殊不易辨別。日方誠可以謂我方所發，置他人之證據於不顧，但世人自必相信我方之報告，而知日本實為禍首也。瀋陽事變，南滿鐵路之被炸，由是而日軍強佔東三省，此事至今雖未得確切之證明誰炸鐵路，但據中立者之調查，認日方自行轟炸鐵路之說，最為可信。日軍侵佔東三省之前，有瀋陽之事變；現下中日戰爭之前，有盧溝橋事變。前後如出一轍，不亦可怪乎？

日本外交協會，不承認日方最初對盧溝橋事變之說明，尤為特異。日方最初之說明，謂日軍在深夜演習中，有一士兵失蹤，要求入城搜索，我方拒絕。槍聲遂發。現下日方則謂此為虛偽之說。須知此項聲明，並非中國人之宣傳，乃日方發與世界著名新聞機關之消息也。

余今亦如日本外交協會之多疑，對於當日衝突發生幾個疑問：向者日軍在北平區域內之演習，均在日間，何以日軍此次在深夜作軍事演習？何以日軍作假想戰之演習，而須帶有實

彈？日方謂每人僅帶子彈一粒，自以爲足以粉飾其僞，然攷諸軍事演習之慣例，絕無此理。而且調查出事所在附近被彈擊毀之牆壁，證明日方不特用步槍，且嘗用輕砲轟擊也。

由事之前後各方面觀察，盧溝橋事變，顯爲日軍有計劃之挑釁行爲，絕無疑義。

即在七月七日之前，蔣委員長已發見日本有種種活動，其目的端在造成變故，以爲囊括華北之藉口。

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會演說有云：「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件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僞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之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次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所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于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受人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鎗，而我們不能還鎗。」等語。

我人如對盧溝橋事變，倘還疑其非事前預定，則觀事變後之進展，亦可以疑慮全消矣。

日本現下企圖以盧溝橋事變歸罪中國，但對於向冀察政治委員會提出之乖謬要求，絕不提及，謹謂七月十一日天津市長與河北公安局長致書日方代表，贊同下列條件：（一）廿九路軍派代表道歉及懲戒爲首負責人；（二）中國軍隊退出盧溝橋，而以保安隊代之，以免中日兩軍接近；（三）對藍衣黨及共產黨作相當之制止。

其實日方提出無理條件，並不止此數。其他還有要求宋哲元將軍道歉，要求禁止排日運動，要求與日本軍隊合作防共諸項。

日方之要求，如合作防共等項，完全與事變無關。如接納之，則日本之軍力，可以控制平津一帶以至華北全部，而絕無難事矣。

至於道歉與懲戒事變之將士，更屬無理取鬧。蓋事變發生，日軍爲禍首；我方如接納其要求，則日軍以後之故意作難，更無止境矣！

中國之接納此等無理要求，必至喪失主權。日本明知中國之不能接納，且亦不願中國接納，遂即以此爲藉口，而以武力驅出二十九軍。現下二十九路軍既已退出，日軍即行揭開其對外巧言令色之假面具，而組織其自治僞政府於平津矣。

茲談第二點。日方之宣言，盧溝橋事件之不能和平解決，中國政府應尸其咎。其實擴大

事態者爲日本，置種種障礙物於和平解決之途者亦爲日本也。

日人謂中國違背停戰協定，其實日本違背協定，不肯退兵，至少三次之多。七月八日華北地方當局，與日本軍事領袖，已經協議雙方同時退兵至原駐地點，此項協議，我方履行，實已表示讓步，蓋我軍在我疆土上有自由駐守之權也。

我方既已依約撤兵，在肇事地點，我方不留一兵，而日方竟不依約而行。

日人責我採取挑撥態度，謂我方在海內外作大規模之宣傳，又謂我方調動大量軍隊向華北出動，但觀事實則何如：

事變之後數星期，中國政府維持鎮靜態度，額外小心，以防止局勢之擴大，至於最後，尤希望和平解決。

同時試看日方則何如？日內閣召集緊急會議，採用極強硬政策以對付我國；又指揮宣傳大計劃，在無線電播音機報紙及演講臺上大事宣傳，以激動日人好戰之心；又作大規模之軍餉募集運動，報章上每日登載捐助軍餉之消息；而官方新聞機關，則更捏詞以厚誣我政府，圖激動日本國民之排華思想。

日本政府在海外之宣傳，尤爲厲害：凡有可藉資宣傳之機關，無不利用以廣播日政府之

宣言，各處日本領事館更無論矣。當地日本領事館，在西報發表東京軍部關於華北事變之宣言，廣田外相對日本國會之演講，諛詞謬說，滑稽可笑，余嘗駁斥之矣。

關於軍隊之調動，只有中國人有理由向日方責備。盧溝橋雙方軍隊衝突後，不一週日本關東軍蜂湧而來，未幾又遠由朝鮮及日本國內續派大軍進入華北，將北平四週衝要之地點，盡行佔據。當日政府正決議遣兵進攻華北之時，日方廣播消息，謂我方已下全國動員令。其實當日本駐南京軍事參贊向我軍政部長遞交其所謂「最後警告」時，中央軍隊之前鋒，尙離北平數百英里也。日本外交協會，誠不能否認日方運輸大規模軍隊於華北。蓋此爲事實，無可否認。然仍強爲辨護，冀圖爲日政府洗刷。謂大軍雖遣派，仍堅持其一向之意見，不求事態之擴大。試思遣派大軍入鄰國之境，而猶謂不求事態之擴大，其誰信之！

日本果有權作軍事演習於盧溝橋附近乎？日方宣言謂辛丑條約及一九三五年協定，予以日方有軍事演習之權，但實際則不然。日本既無法律根據駐紮軍隊於豐台，更無權在盧溝橋舉行軍事演習，關於庚子事變之協議書，各國誠許有權駐兵於平津間一定地點，以維護平津間交通，但一九零一年七月一日簽字之最後協定，指定一定地點爲十二處，而豐台不在其列，盧溝橋在平漢鐵路，更與北平天津間之交通無關。

一九三五年協定爲何？讀者或不知其爲何種協定，而日本外交協會亦不敢明言。其理由甚顯，因實無此種協定之存在也。不負責之日本新聞機關，常提及之，謂爲「何梅協定」。其實所謂「何梅協定」者，並無書面之存在，純屬一種口頭，而關於特殊時局與當時時局所涉及之特殊組織而已。

在辛丑條約中以及一九三五年以後之各協定中，中國絕未曾許可日本以駐紮軍隊於豐台或在盧溝橋舉行軍事演習之權。

日本爲求證明演習爲正當計，又嘗謂軍事演習爲駐紮軍隊地域之一種附屬權，且引中日天津協定軍事演習權之交換書第四段以爲證。日外交協會此種證明之方法，狡黠詭譎，不知交換書之內容者，讀之不免爲其所惑。其實交換書第四段之文義，係專指軍隊之駐在天津者而言，并不能引用於其他十一處之駐軍，更不能引用于十一處以外之盧溝橋。

設在他國，在無權演習之地域作軍事演習，如日本在盧溝橋之所爲，則直認爲一種戰事挑撥之行動矣。至於責備國民黨及中央政府之煽動排日，對共產主義之狂號怪喊，實毋須評斥，蓋此爲日本宣傳機關之慣性呻吟也。

南京政府不特未嘗煽動排日，且爲國人交責，謂爲強制排日活動。民衆之排日思想，實

與國民黨及政府無關，乃日人自召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日人種種無理性的舉動，令人刺激太多，因刺激過深，忍無可忍時，排日思想，油然而生。日本故意以共產主義之危言，恫嚇外人，藉以掩飾其軍閥之暴行。其實中日之爭點，不在此也。吾人應回憶「中日合作防共」為廣田三原則之一，亦為日本對華主要政策之一，日本借防共之美名，欲以壓迫全中國在日本武力控制之下耳。

日本何以不接納中國政府對解決盧溝橋糾紛之提議？提議之條件，日外交協會之宣言曾提及之。茲節錄我國外交部七月十九日致日大使館之備忘錄如下：「自盧溝橋事變，中國政府力求和平解決，極力避免事態之擴大，已經再三宣言，而日政府曾聲言不求事態之擴大，而同時遣派大軍至河北省。現下大軍之來，絡繹不絕。足見日方蓄意擴大事態，別有企圖。事勢如此，中國政府不能不採取相當防備步驟，以求自衛。但中國政府，仍不肯放棄其一向堅持和平之主張，七月十二日外交部長尙與日大使館參事日高交換意見，提出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行動，雙方撤退軍隊至原駐地點，可惜此項提議，未曾得日本政府之答覆與贊同。

「中國政府現重提對此事變，願和平解決，不欲擴大事態，故一再提議，雙方立即約定日期，彼此同時停止軍事行動，撤退軍隊至事變前之原駐地點。中國政府相信此次提議，日

本政府既聲明不欲擴大事態，自無不接受之理由。」

至於關於盧溝橋事件而論，中國政府依據外交途徑，固無時不準備與日本政府交涉，以謀迅速之公正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方解決者，必經我國中央政府之許可。

「總而言之，中國政府已預備竭盡各種和平方法，以求遠東和平之維持。國際公法上及和解國際紛爭之各項條約上所載之各種方法，如直接談判，第三者之調停，公斷仲裁等之方法，中國均樂為之接納。」

中國方面之提議，世人不能不承認其為合理者。此項提議，已經表明中國政府熱烈願望，願將此不幸事件，得一和平解決。只須有一綫和平希望，中國決不放棄其依外交途徑，從事和平解決之努力。

由是可知中國政府除武力解決之一方法外，其餘任何解決糾紛方法，均所甚願。中國政府此種誠懇態度，任何人當不至於誤解也。

然中國方面所得之答復何如？日政府之機關報，謂之為「驕傲無禮」。而日外交協會謂之為「極端的令日本政府失望」，由是可知日本對此事變之態度矣。

設日本果有誠意慮中國之阻礙和平解決，誠佳事也！設日本果真能担保東京實有意於和

平，不欲擴大事態，誠佳事也！然而中國政府提出此種合理的及實際的和平解決方法，而日本斷然拒絕之，理由何在？日方拒絕之主要理由，爲不滿意冀察當局與日本所議之任何協定，須經中國政府批准。日本之僅欲與地方當局談判，其目的無非欲壓迫地方當局，接納其無理要求。日方嘗警告中國政府勿干預平津區域內之糾紛，能不令人生怪？試思有外國軍隊佔據加省，而警告美國政府勿干預。寧有是理耶！

冀察兩省爲中國完整之一部份；中國中央政府有主權管理地方政府之政令，同時中央政府亦有干預地方政府與外國訂定任何外交協定之權。既往冀察政治委員會之訂定地方事件，或有多少未經中央政府之批准，其所以如此者，希望和平之或可因此而維持也。但此種辦法，流弊滋多，日本屢次利用此種地方事件爲基礎，以作更利害之要求，逐步侵佔，不用鯨吞，而用蠶食，其計劃實酷辣陰狠無比。

日本何以拒絕中國之提議，其答案不問自明。日本政府果有誠意謀遠東之和平，言行相符，則應絕無遲疑，接受中國政府之提議，共謀迅速公正和平之解決。乃日方竟作輕侮之拒絕，此足證明日方所抱的大陸侵略政策，始終一貫。更觀後來嚴重迅速如火如荼之日本軍事行動，尤令人深信之而不疑也！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檀埠中華公報）

聞 廣 田 田 謬 論

——譯自英文晚報——

日外相廣田最近在日本國會演說之全文，經本埠英文晚報登載，廣田以中日戰禍之全責，謾諸中國，更欲求世界人士相信上海現下之戰爭，中國實爲禍首。

日本爲掩飾其軍閥之暴行計，當然向世界宣傳日本爲中國「排日」之受害者，爲「自衛而作戰」。然而日本以外之各國人士，對於日本以暴力侵入中國領土之內，而猶加罪於中國，反謂中國應負戰事責任，則實百索而不得一解也。誠如廣田所言，則中國保衛領土爲非法，抵抗敵人侵略反爲有過矣。此次戰禍，中國平民之無辜被屠殺者以萬千計，中國之財產損失者以數萬萬元計，而謂中國須負戎首之責，天下世人不近情理之言，寧有逾於此者乎！

數年以來，日本屢在華北陰謀組織傀儡自治政府，以致發生今日之戰禍。關於此點，余前次駁斥日本外交協會關於華北事件宣言，已經指出日方之故意製造事端，藉以爲囊括華北之藉口；日本在華北運用各種陰謀恐嚇之卑劣手段，已宣告失敗，故現時不得不依恃武力以達其目的；余今所欲陳述者，乃關於上海方面之戰爭。

廣田在日本國會之演辭，臆斷上海此次戰爭係由於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二人於八月九日被中國保安隊擊斃而起，但如何擊斃，則絕未明言，其事實有如下述：

上述之日本官兵二人於該晚在上海虹橋中國軍用飛機場偵察，意圖乘車侵入，守軍拒之，彼等開槍，守軍尙忍其橫暴，不與之較，日人乃轉向紀念路去，遇中國保安隊數人，蓋聞槍聲而至者，日人又向之開槍，死保安隊衛兵一人，保安隊乃還槍，將日官兵二人擊斃。

中日軍人在中國軍用飛機場之衝突，已非一次，在八月九日之前，中國當局曾屢次行文日方，對日海軍人員之在中國軍事飛行場偵探軍情，提出嚴重抗議。

上海市當局於八月九日事件發生之後，爲顧全上海和平之苦衷，立即提議願以外交途徑，謀適當之解決。但日本野心的軍閥，理性日滅，氣餒日張，堅要我方撤退軍隊爲先決條件。此種無理要求，如接納之，則何異斷送我國東南重要商鎮之上海於日人也。同時日本竟遣派戰艦三十隻集中於上海，借端開釁，大批日本武裝水兵亦陸續登岸。乃於八月十三日向我閘北守兵襲擊，我上海俞市長即行向日總領事抗議，乃該晚日軍再行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猛攻，同時戰艦亦開砲轟炸我軍防線，我國軍隊於是乎不得已爲抵禦暴力爲衛護領土而應戰，此如火如荼上海大戰之所由發生也。

廣田責我方違背一九三二年淞滬停戰協定，此不過日方藉口進攻上海，以實現其既定侵略之計劃耳。其實數年來，日軍在租界外之四週，時作非法軍事演習，又駐兵於中國領土之內，不早已將淞滬協定撕毀而視爲廢紙乎？須知此等停戰協定，其精神目的，係在此一定地點內，雙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衝突；今日方違背協定，自由進兵，而同時又拘束我方之維護領土主權，此爲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茲有犯罪之人，恣意屠殺，攔途截劫，而此不法者猶謂爲維持法律及秩序，可笑孰甚？日本自九一八以來，將維持世界和平之各種重要條約，如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國際盟約，一手推翻，道德信義，早已淪喪無存。此次日軍進攻上海，其殘殺無辜推毀文化之暴行，實爲古今中外所稀聞，歷史所未有也。而廣田猶靦顏人前，謂日本「維持國際協定」「酷愛和平」大言無恥，欺蔑世界，辱沒人類一切理知矣。

廣田又大聲疾呼曰「維持上海外人之生命財產，日本最堪關心」。倘日本果有意關心上海外人之生命財產，則防止禍亂，以解他們之倒懸，亦正易事耳。廣田在國會致辭中承認於八月十八日接到英國之提議，要求中日雙方軍隊，同時撤退上海，劃定上海爲戰事範圍之外，以免危及外人生命財產，上海秩序，由外國軍隊維持，中日人民由外國當局保護。中國政

府會表示同意。日本態度則何如？日本竟拒絕英國之提議，堅持其主張，要求中國軍隊撤退，減少中國自衛力量，俾日軍可以完全控制上海，所謂關心外人之生命財產，徒託之空言耳，蓋事實勝於雄辯。

日本此次之進攻上海，爲日本實施其傳統之侵略大陸政策，整個計劃，至爲顯明。日方宣傳，爲無停略領土之企圖者，乃自欺欺人耳。日本決心以猛力進撲中國金融中心商業要樞之上海，其最大目標無非欲將中國大部份之對外貿易打破，將中國數千萬人之糧食截斷，然後希望將中國之整個抗戰計劃擊碎，壓迫中國接納恥辱條件，其用心誠酷辣而險毒也！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自由新報）

中美親善與日閥暴行

——譯自一九三七年雙十節英文早晚報——

中華民國創建以來，每屆雙十國慶日，吾人必舉行熱烈慶會，友好咸集，以祝此共和國家之日進不已。惟今年則否，此非因過去一年中中國之無進步，其實過去一年中，中國各項建設，突飛猛進，爲民國以後，最堪驚人之成績，亦可以謂爲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最多成就之

一年，物質上有公路鐵路之大增，新幣制之日趨鞏固，教育之發展與改良，凡此迅速進步，均足表示中國前途，比前更光明，其中最足令人注意者，厥為全中國在政治上及精神上之真正統一。中國在過去一年中，有此進步，又適逢國慶紀念，應為全中國人民歡欣慶祝。然而在今日，敵人壓境，前線士兵，浴血抗戰，吾國土主權被人蹂躪，我人民婦孺之被屠殺者，以萬千計，城市鄉村之被炸毀者，以數十計，吾人在此痛苦沉重悲憤填胸之中，雖當國慶佳節，亦不能強顏為歡，蓋苦中何從作樂，國運危急，正吾人毀家紓難之時。

過去在二十六年中，吾國之得美國及其他友邦人士之同情與助力甚多，吾人欲借今日之機會，以表示吾人謝意。美人對於中國之外交經濟，教育文化，均能實力援助，為中國真正友鄰，尤令中國人感激不置也。

吾國領袖孫逸仙博士之首倡革命，解除數千年專制束縛，樹立民主政體，實亦得自美國政治思想之感化力為多。前總統羅斯福氏，以友誼精神，首先以庚款一部退還中國，使中國每年得以百數十青年男女學生，遣送美國大學肄業，華盛頓會議期內，美國將門戶開放政策之原則，加以明白規定，訂立九國條約，簽字之國，日本亦在其內，共同担保中國領土與行政權之完整，國民政府成立，美國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協定，美國首先簽字，為天下倡

，最近中國改良幣制，美國又予以合作，以保其成，凡此種種，皆爲美國對華友誼之具體表徵。現下日本大舉侵略，中國領土被蹂躪，人民被屠殺，世界各國，祇作壁上觀，而美總統羅斯福氏大聲疾呼，仗義執言，作歷史上最具有價值之宣言，維護國際人道與正義，痛斥窮兵黷武之日本軍閥，美外交部正式宣佈日本侵略中國之罪惡，九國條約簽字國，於焉開始召集，美國此舉，實予我國人以極大之興奮。中國對美國以往及現下之同情與精神之援助，實百世而不能忘！

世界友邦人士除日本外，對於中國近年之建設，亦多予以協助，中國愈進步，則國際之商務愈進展，中國愈強盛，則世界之和平愈能保障，各友邦人士之肯協助中國，蓋有由也。世界各國除日本外，均樂意協助中國，日本獨口是心非，外則假意同情中國之統一，而內則力謀中國之分裂，阻礙中國之進步，現當中國初步統一完成，而日本即傾其全力以侵略中國，肆意破壞，日本以爲有優勝之軍力，卽可以征服中國人民。

此次日本之侵華，日本之軍用飛機，高翔於中國空間，不是只向中國軍隊及軍事機關轟炸，而專毀滅中國之學校，推殘中國文化機關，未設防禦之城市，慘遭轟毀，手無寸鐵之平民，慘遭殺戮，甚至轟炸醫院教堂及無數之漁船。

日本此種殘暴行爲，好殺成性，無非欲征服中國，置中國人民於其統治之下，消滅中國人之戰鬥能力，使其永世沉淪，將中國近年進步，完全毀壞而已。

但吾人鄭重嚴肅警告世界友邦人士，中國人民決不令日本達到其滅亡中國之目的，中國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已經下了最大決心，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日本之企圖征服中國，實爲夢想。吾們華人爲抵禦暴力而戰，爲保全其國土而戰，爲人道和正義而戰，爲人類之自由而戰，爲世界之和平而戰，吾人自信，最後勝利，必屬於吾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自由新報）

駁 高 石 之 謬 論

——譯自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五日英文早報——

最近太平洋國際討論會，請日政府對外宣傳專員大阪每日新聞兼東京日日新聞報之總編輯高石真五郎，在太平洋俱樂部，演講遠東事件。本埠英文早報，曾將其演辭全文發表，高石立論荒謬，曲解條約，顛倒是非，予不得不糾正其謬。

高石謂「日本此次爲自衛而作戰」，不惜迂迴曲折，大費唇舌，欲以戎首之罪加禍於中

國。如高氏言，日本與其他國依據辛丑條約，誠許有權駐兵於平津間出海之路；但彼謂日本依據條約所駐之兵，七月間爲華軍襲擊，是欺人之言也。其實日軍並未依約而駐兵，且亦未嘗被華軍襲擊，而中國軍反受日軍之襲擊也。中日衝突事件係發生於盧溝橋，遠在平津出海路範圍外，在日本無法律或條約爲根據而駐兵之區。彼謂七七盧溝橋事發後三日，中國遣廿萬大軍進迫北平，才屬無稽。其實事變後十日，日本駐滿及韓之軍，已經入關，更由日本國內續派大軍進華北，盡佔北平四週衝要地；而中央軍之前鋒，當時尙離北平二百英里也。

至謂中國爲戎首，何所根據？高石故意絕不提及日方當時向華北當局提出各項無理要求，絕不提及中國政府誠意懇切提出和平解決方案，提議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並約定日期，各將軍隊同時撤回原防，而日未置答，又絕不提及中國最後致日之備忘錄，申明中國政府爲和解此次不幸事件起見，準備接受國際公法或條約上所公認之任何處理國際糾紛之和平方法；如雙方直接交涉斡旋調解公斷等等，以謀遠東和平，而又爲日所拒絕，中國果欲與日作戰，決無此項提議，日本果有意談和平，必不致拒絕中國提出之合理方案。

高石又每作捕風捉影之談，如謂中國軍隊之集中也，如拾當局者一二零星斷句，而謂中

國排日也，如謂中國之共產化也，如武斷中國之不能進步爲近代國家也，遂即以此爲根據而言曰：「倘若日本不出兵而實行武力行動，誰能保證中國將不屠殺仕華之日人，劫掠其財產，使日本之聲名掃地，權益盡喪」？在高石以爲危言聳聽，藉以掩飾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之暴行。其實此種狡辯，適足以形其常識之不足，理論之不通也。請細查日本人在中國之財產，在青島者僅數千萬日金，現下日本無一兵一卒保守之，當此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日間感情，日趨惡化，而青島日人之財產，其安全遠勝於昔日之有日艦日兵保護也。漢口深入內地五百英里，日本水兵已離其地兩月有餘，日人在該處之財產安全，亦如昔日。反看日人現下在上海之工廠物業商業生命財產，固有雄厚日本之海陸空軍隊，集中保護，而上海日人之生命財產果如何乎？

高石與其他日本代言人，謂「日本在中國無奪取土地之野心」，謂日本無意使華北變爲第二「滿洲國」，但據以往經驗，日本已屢次自食其言。吾人一查看歷史，日本之宣言在大陸上無領土野心者，何止一次，一九一〇年之滅高麗，數年前之奪滿洲，何嘗在事前不是有同樣之宣言。

高石又謂「日本將尊重各國在華之權利，尊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此與東京及滿洲愧

對政府之時時作保證外人權益之宣言，同一鼻孔出氣。

日本現下之侵略中國，中國平民慘遭屠殺，中外商業要樞，橫遭蹂躪，已將外人在華之權益破壞無餘，滿洲現下之門戶，如果漫開，不是歡迎外商之人，而是待其出也，日本每佔據中國一地，必完全壟斷經濟上一切機會，使外人無法插足其間。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所有在滿洲之實業與商務，盡為日本或傀儡政府所操縱，外人不特無法發展其權益，且須收縮或閉業。如亞細亞火油公司，標準火油公司，切市火油公司等，在日本未佔據滿洲之前，操縱該處火油業百分之八十，今則何如？又如斯枯第鋼鐵公司，華美烟草公司，美紐約市國家銀行瀋陽分行，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亦均經閉業。此不過略舉幾個例子，以證明日本之所謂維持門戶開放耳。倘日本再佔有其他中國土地，外國權益其能例外不為淘汰乎？

（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五日自由新報）

駁日本政府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宣言

譯自英文早晚報

日本每利用各種機會，發出怪誕謬論，以厚誣中國；即在正式政府宣言，在理應該鄭重其事者，日本亦復如是，完全不根據事實發言。

最近日政府答復比國政府，拒絕參加九國條約簽字國之會議，長篇累牘，向壁虛構，不特欺其國民，並且欺騙全世界。

日本常辯其不得已而出兵自衛，藉以掩蔽其軍閥之暴行；又謂日本曾首倡恢復中國關稅自主，同情於中國之取消治外法權等語。

日本之擇此兩點以表示其對中國之好意，實為不幸之至。根據事實，關於關稅問題，日本實為反抗中國關稅自主之最烈者，直至在華有關係之世界各國均已同情於中國關稅自主時，日本始行讓步，至於治外法權，日本至今尚堅決不肯放棄，拒絕與中國訂立平等互惠之條約。

吾人均知美國首先訂立新約，恢復中國關稅自主之權，其時為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同年隨美國之後而作同樣之舉者，有英，法，意，那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荷蘭，瑞典，西班牙等十國。日本則何如乎？日本則直至一九三〇年五月始加入中國之關稅協定，已在其他各國之後二年，日本之所謂首倡恢復中國關稅自主者，此首倡二字，究屬何義？

在理日本應力助中國取消治外法權，因日本亦嘗受治外法權之痛苦也。惟日本最反對中國之取消此種不平等待遇，一八九六年之中日商約及一九〇三年之附和條文滿期後，日本一再拒絕與中國續訂以平等為原則之商約。

在過去歷史中，日本不能舉出一事足為日本協助中國之證；反之，任何世界歷史家，隨便可以指出千百事件，足以證明日本任意損害中國之主權，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即中國應享有之合理利益，日本亦思剝奪之。

二十一條款之無理要求，欲使中國成為日本之殖民地，濟南之慘案，阻止國民革命軍之北上，東北四省之強佔，冀東偽政府之成立，華北大規模之走私，最近用飛機轟炸學校，摧殘文化機關，日本居心險惡殘忍，凡此種種，世人誰不知之，日人之為此，無非欲破壞中國自主與獨立之權而已。日本此次侵略中國，殘殺無辜，毀滅人類文明，其凶惡之暴行，在字典中不能覓得一適當形容之字，而日本猶復厚顏不以為羞，反謂係為自衛而作戰，辱沒世界一切之理知也。

現下中日之戰，日本為禍首，舉世所公認。近年以來，中國對內致力於經濟文化之復興，對外則尊重和平與正義，而日本則無日不在準備征服中國之企圖。自盧溝橋事件爆發，中

國政府曾屢次提出國際間慣用之種種和平方案，以求解決，日本一一拒絕之，現又拒絕參加北京之九國會議，不肯履行義務，而堅求中日直接交涉，蓋現下日本已以武力佔據華北，兩國直接交涉，於彼絕有利益也。

日本謂無領土之野心，只求中國之合作。中國嘗屢次聲明願與日本合作，但此種合作，必須以平等互惠為原則。吾人須知日本之真正要求者，不是中國之合作，而是中國之對日屈服也。

華北事件發生後，中日大戰逼在眉睫，中國政府為求和平之不至絕望計，最後曾允許日本在華北以經濟合作之權。誠如日本所言，在中國無奪取領土之野心，只求經濟之發展，則上述之讓步，似可滿意矣。乃日本仍以爲未足，必要訴之武力，大舉侵略，踐踏遍踏中國全境，於此可證明日本之言行相違，其在中國之軍事行動，實為日本傳統的侵略，大陸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

中國未嘗有背理之行，而足以使日本有侵略中國之藉口，日本果有冤屈，應以和平方法糾正之。九國條約中有和平磋商之規定，日本為簽字國之一，中日有糾紛，應與其他簽字國磋商，以求事實之大明。乃日本舉凡所簽押之國際公約，一手推翻，今又復拒絕參加北京會

議，一意孤行，務求以武力達到中國屈服之目的。由是可知，日本之所謂冤屈，係無中生有，以掩飾其非法之暴行而已。

日本又妄評國聯一九三三年及最近之舉動，須知國聯四年前之決議，不承認日本以武力佔據東三省一案，係根據一班冷靜頭腦大公無私者調查之結果，而為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者。最近嚴斥日本之殘忍暴行，對遠東之作爲，亦根據事實，小心考慮後，全體會員國一致通過者。乃日本竟頑抗全世界一致之公論，而自稱其非法之行爲合理，道德信義，淪喪無存！華盛頓條約簽字者尚有其他八國，而日本獨自一國以推翻之，宣告無效，儼若自信其他各國莫敢予以非議者。現世有一橫暴國如日本存在，隨時隨意借自衛之名，侵佔弱國之領土，推翻手簽之條約，若然世界各國亦熟視無覩，而不設法制裁其暴行，則現有之國際公法，直等於廢紙，世界之秩序與和平，從此亦復無望，而人類文明，殆真蹈末日矣！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日自由新報）

致謝美國紅十字會

——譯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英文早晚報——

我中國不幸被敵侵凌，戰禍連天，美國的紅十字會，慈善為懷，發起義捐來救濟我國的難民，我們對這義舉的感激情緒，是非可以言語形容的。這裏檀島人士，立即響應，慷慨樂助，尤使我們不能不乘一個機會來表示謝忱。

檀島和其他美國各處的人士，向來對於我國的人民，有特別的友誼的，我們一有苦難，就會予以援手。此次我國受到歷史上空前的浩劫，又一再來助，立即響應紅十字會的義捐，這種友誼，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而中美間的感情，也從此更加堅定的維繫着。

現下在中國，苦難是處處有的，救濟事業，是刻不容緩的，難民的可憐狀況，想各位善長仁翁，已在報章上雜誌上以及影畫上見慣，美國駐華的報界記者訪員也曾目擊過，有詳明的報告，中國此時救濟事業的逼切，實毋須鄙人此時的申述。貴國大總統見災情的慘重，也已經代中國災黎請命了。

此次日本在中國的暴行，至令我國人民盡其所有者或無家可歸者，實不下千萬人。中國人民自有歷史以來，恐怕未曾受過這樣的痛苦經驗的，不期在極痛的悲慘中，他們得到渡海而來的各方友誼，使他們知道海外還有許多朋友顧慮到他們，同情他們，寄食料衣服藥品來救濟他們，使他們不至失望，減少痛苦，這是何等有幸呢！鄙人特以最誠懇之心，代表中國

戰區難民，對美國紅十字會檀島分會與夫慷慨輸將的人士，表示感謝！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中華公報）

抗戰的最後勝利

自帝國主義的敵人，製造盧溝橋事件以後，平津淪陷，滬戰繼起，抗戰以來，將及半載，前線將士，壯烈犧牲，前仆後繼，南口之役，楊方珪一團兵士，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寶山之戰，姚子英一營兵士，捍衛孤城，全部殉難，太原失陷，守城將士戰至最後一人，當大場戰綫被攻破，我軍奉令退出開北，將士竟有泣不成聲者，而在前線掩護退却的壯士八百人，冒死格戰，不肯退出，最近敵人圍攻南京，我軍死守九晝夜，白刃相接，肉搏衝鋒，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士氣之壯，死事之勇，足以動天地泣鬼神。

綜計我軍在淞滬浴血苦戰三個月間，使敵人五度增援，六次總攻，敵兵傷亡者達七萬五千人，損失之鉅，情形之狼狽，初非敵人夢想所及，而吾因此增多千百倍的勇氣與不可動搖最後勝利的自信力。

現代戰爭，勝負之機，決於經濟。我國自年前實施新幣制以來，財政已上軌道，金融日

臻穩固。吾人經過六個月的抗戰，國外匯價，未見低減，國內物價，亦不高漲，軍火接濟，絕無困難，外既得國際的同情，內又有民衆之擁護，財政信用，益臻鞏固。計自戰事發生以來，我軍每日需用戰費約一百萬元，政府對於戰費之籌度，早有佈置，故無論抗戰期間之如何持久，財政均能盡力應付，財政既有把握，吾人抗戰之前途，應抱樂觀也。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國債總額爲六十萬萬元，現時驟增至一百萬萬元。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預算收入爲十三萬萬元，而支出則需二十八萬萬七千萬元，不足之數，唯一途徑，只有向外國借債，而現下國際形勢，於日本不利，誰肯援手！德義雖與日本勾結，然而自顧不暇，至是亦愛莫能助。最近東京出版之英文經濟雜誌，論及中日戰事發生後之數月，在經濟方面，日本已陷入嚴重的危機，從前日俄大戰，日本在一年半零十八日的戰鬥期內，消耗戰費十七萬萬元，此次中日戰事發生，在頭四個月，日本已用去戰費二十六萬萬元，日本自立國以來，在財政上以此時爲最危險的關頭云云。

據德國軍事專家的估計，敵人現在中國每日所用戰費，平均總在二千萬元以上，一年約用七十萬萬元，以敵人在國際上之孤立，軍閥與資本家之背道而馳，財政窘迫，經濟恐慌，戰事愈延長，敵人之崩潰亦愈甚，故日本此次侵華，利在「速戰速決」，而吾人的抗戰，重

在持久與消耗。目前敵人在華北之戰事，既未達到預定的企圖，淞滬之戰，更受鉅大之損失，於是敵人國內，反戰情緒，日益高漲，政潮起伏，民怨沸騰，凡此種種，在在足以使日本有全部傾覆之虞，其所以未爆發者，不過時間問題而已。

吾人此次之抗戰，爲保衛國土與民族之生存而戰，全國民衆，敵愾同仇，前線將士，誓死效命，士氣之盛，得未曾有。吾人之戰略，是在以逸待勞，避免敵人之所長，以攻其所短，步步爲營，處處抵抗，務使敵人力量分散，疲於奔命，無法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國民政府移駐重慶的宣言中有云，「甯爲玉碎，毋爲瓦全」，又謂「此後將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此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抗戰到底的決心，宣告中外，吾人今雖稍受挫折，然於長期抗戰之中，僅屬於局部，與全面勝負無關。

昔日漢王數敗於項羽，而於烏江一役，一仗功成。拿破崙遠征俄國，俄京雖失陷，而敗者乃拿破崙，而非俄國也。歐洲大戰，德國以雄冠全球之陸軍，佔有法國之半壁，而失敗者乃德國，而非法國也。吾人此次與敵作殊死戰，並不是爭一城一地，縱有一城一地之得失，亦戰爭過程中之常事，吾人今日所求者，乃爲最後的勝利。夫以我國之軍備，遠遜於敵人，國防設備，又極微弱，故在戰事的初期，小小失利，亦在意料之中。當美國爭取獨立之際

，屢戰皆北，然卒以美國民衆之沉着應戰，決心犧牲，抗戰八年，戰勝堅甲利兵之英國而獨立。美國人此種堅忍不拔之精神，可爲我人效法。

夫覆巢之下，決無完卵，戰幕既開，非戰卽亡，絕無苟安可得，亦無和平可望，吾人惟有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準備以吾人最後的滴血，爭取國家之自由。犧牲一切，繼續抗戰，甯死不屈，最後勝利，當屬之於吾人。

（一九三八年元旦壇埠）

中國抗戰勝利面面觀

陳譚超英筆錄

各位僑胞，最近這幾個月內，余曾在廣播電音中，作過幾次關於中國抗戰問題的演講，第一次的講題是中國抗戰的理由，第二次是抗戰應有之態度與努力，第三次是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第四次是最近抗戰之進展，第五次是抗戰之前途，這一次是要講中國抗戰勝利之面面觀。

我國自開始抗戰以來，迄今已有七個多月了，這個時期內，我國抗戰之光榮，與國軍英勇的戰績，在在都足以表示我中華民族永遠不會被敵人滅亡的。各位都要知道在長期的抗戰中，軍事上不免會發生偶然的得失，這是不足爲慮的，因爲倘若我們能夠向着保存自己實力

，消耗敵人實力這一條路走，抗戰的前途是有把握的，亦因如此，我們才可以真正達到抗戰到底的目的。這次敵人以大軍攻陷我上海，南京，其目的就是要根本消滅我國的主力軍，因為他們心目中想到，如果我們的主力軍一旦消滅，他們就大可長驅直入，佔我疆土，治我人民，為所欲為；但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就是我們政府和軍事當局，對這次敵人野心的侵略，步步窺透，處處防衛，所以雖然苦戰經月，我方向不至受到任何重大的損失，就此可以證明我應戰有預定的計劃的緣故。況且我國軍事實力，尙未全部調動出來應戰，這次在京滬間應戰的，不過是全國實力之十分二三，其十分之六七尙未調動，且有後援生力軍，正在趕緊訓練中。至於敵兵，大舉長驅，深入我國內地，亦正是其必敗的左券。因為我國幅員廣大，敵人越深入，則其陣綫越加延長，其戰線越加延長，則其軍事進行越難分配，加以我戰地民衆受了此次暴日侵佔的影響，民族意識加強，大家都抱定必死的決心，慷慨激昂，誓作政府的後盾，全數武裝起來抗戰，敵方受不住我方重重打擊，勢將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了。

至於我方怎能根本擊退敵人，還我本來河山，却是當前一個大問題。我們要把敵人斬草除根，一方面要堅守防拒，敵來攻時，盡力抵抗，有一刻之力，盡一刻之責，務要抵抗至最後關頭，一方面就要趁敵未來，先把敵人勢所必經，路所必由的戰地糧食器具，以至一切可以化

爲戰爭之用的各種原料，盡量破壞，傾盆焚毀，及敵到來，雖見其地，但無半點生產能力，志不得逞，反覺徒勞，這種焦土抗戰的策略，在長期的戰事最能奏效。不記得從前帝俄用以抵拒拿破崙歐洲牛耳的拿破崙麼？拿破崙當時志氣縱橫，不可一世，既降西歐，一舉而再下中歐，遂乘勝侵俄，長征深入俄境，驅大軍直駛俄京莫斯科，意謂全歐輿圖，勢將在其手掌中了，誰知到了莫京，等待着歡迎他的只是一片焦土，拿破崙欲制俄之死命，此時反爲俄所制了。

雖然，這種城野焦土的戰略，對中國本身，自屬很大的損失；但同樣，它所能加以敵人的損失，則尤爲重大，因爲這個焦土戰策，將會使敵人陷入一個欲進不能欲退不得的境地，敵人苟如陷到這軍事上進退維谷的時候，於我正有極大的代價，敵來意欲把我們撲滅，但反爲我所困，無以自脫了。

根據過去七個多月的抗戰經驗，我們不難看出我國抗戰有最後勝利的把握。這個把握，不是憑空捏造的蜃樓幻想，用以博取視聽的，這是根據我方過去的軍事策略，國勢的統一精神，國際的公理輿論，與夫敵方的政局紊亂，財政的不穩，與國際上地位的孤立形勢之下所推定的結論。日本自越海來攻，其軍事實力之耗費，實有驚人的數目，按外國軍事專家的估計，日方向我輸入之軍力有逾百萬之衆，其死傷之數，到現在爲止，已不止二十餘萬之多，

且其軍需械品，亦勢將用罄。查日方屢向我方擲彈，類皆不能爆發。其故安在？原來此等炸彈，製造已久，其中炸藥已失效力，且軍槍方面，已用到昭和十一年七月份製物了。

試想當此戰局初開，日方已用到一年半前所製槍炮，其實力大有消耗至十分之七八程度了。敵方消耗越大，我方勝利更多。況且敵方現在已調動至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退伍老兵與十七歲至二十一歲未及年齡之後備軍了，老退兵士，因休退已久，對作戰之術，日久生疏，後備軍年少，尙未受有相當軍事之訓練，不堪於戰。

還有一層重要的事，就是日本軍人，不守軍人紀律，足爲其戰敗之致命傷。查這次日軍於攻得南京，杭州後，其放火打劫，姦淫婦女，種種醜惡行爲，時有所聞，在在證實，且敵軍軍心太虛，畏難怕死，故每放空槍以自振，更有可笑的，就是他們不是滿身掛着什麼神符，就是什麼千人針，這種不僅是迷信已也，尤足以證敵軍胆量是一個什麼程度。我方則不然，我軍義奮填胸，個個勇敢，人人爭先，衝鋒殺敵，風起雲湧，大有非盡量抗拒，不肯稍退之概，其相去何止以千里計哉！

講到空戰，更有足述者，我方自抗戰以來，與敵機在空中週旋，不下數百次，我方神勇之空軍，襲擊敵機，以一當數，時有所聞，且我方空軍之訓練，比敵空軍之訓練，尤有優劣

之分，不觀乎敵空軍妄出翱翔，毫無目標，遇我來衝，則精神恍惚，如入五里霧中，迷失途徑，被擊降落乎？其中原因，豈不是因此等敵軍被瘋狂之軍人領袖所主動，不知所以自動之方乎？（最近日本國內反動派之被捕，也未始不是為日本軍人前途伏下的危機，這反動派中有大學教授，女作家，農，政，工，商的領袖人物），我空軍將士滿懷着守土義氣，發而為一片勇敢精神和能力，故能頭腦清楚，應戰機巧，善於禦敵。

列位僑胞，這是我們到了最後生死關頭，其存其亡，任我取擇，故我應在在記住，凡為中華民族國民之一份子，就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吾人自問，我會否盡了我這一份國民應盡之責。在救國途中，我們明知我國軍隊短少犀利的軍火，但倘我能把錢財寶物獻給國家，政府必盡力維持，然後我們才有打退敵人的工具，然後我們才可以從強敵的手裏釋放出來。

講到這裏，余還得向諸君貢獻兩點重要的意見，就是我們大家對這次祖國抗戰之前途，不容悲觀，因為悲觀足以頹喪我們有為的精力，而影響到整個抗戰前途的黑暗；但同時我們更不容無條件的樂觀，因為無條件的樂觀能叫我們的腦袋糊塗，看不清大局的真相，這種麻木的見解，不是一個聰慧的國民所應有的。所以我們要謹慎審察，鎮靜思維，腳踏實地，咬緊牙關去報國，要善用我們的精力，體力，財力，物力，去供給國家之急切需要，如此

我們才可以配談抗戰。

最後我們更要認定國家高於一切，國家重，個人輕，沒有國家，那裏有個人，既沒有國家保障的個人，縱有許多寶貝財庫，又有什麼足以誇耀之處，還有什麼光榮可言，故此我們大家都要抱定國亡與亡，國存與存的決心，我們的抗戰前途才算光明。

希望各位大家起來，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爭生存，然後可以對得起我們的國家，然後可以對得起我們的祖宗，然後可以對得起我們的自身，願望各位，大家奮勇，自動參加救國工作！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日中華公報）

抗戰的把握與收穫

陳譚超英筆錄

列位僑胞，我國自抗戰發生以來，已達十個月了。期內戰況經過情形，已詳載中西文報紙，各位留心國事的，一定已知悉的很清楚，用不着余今日在此重提。余今日要說的，是「抗戰的把握與收穫」。各位要知道，日本這次入侵中國，完全是根據一種錯誤的假設。就是他們以為出兵來打中國，中國並無抵抗的決心，更無抵抗的能力，即或有之，亦不過是些微的局部抵抗，斷然弄不成全面應戰的局面。他們根據肯定，以他們早經籌算的戰略，預備得

優越過人的軍備，演習得精練的士卒，就可以大舉來侵，中國的必然降服，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一樁事情。因此他的軍人，肆行侵略行爲，企圖毀滅我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他們更深信，南京爲國民政府首都，一經攻下，全國就立即降服，國民政府就馬上屈膝，接受他們指定與我們的一切亡國條件。他們並沒有想到，更不曾夢到，中國萬一不屈膝之時，他們應該有什麼辦法。他們期待着，抱着必勝的決心，期待着一個速戰速決的來臨，深信這一場戰事，能在最短期間內可以結束的很圓滿，就是中國的整個國家，立刻就會降屈在大日本帝國的鐵蹄之下。誰知道我方的士卒，個個英勇，人人精神，愈抗戰，愈勇敢，愈要死，愈不怕死，身臨大敵，毫無畏縮，反而抱定犧牲到底，爲國家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這樣一來，弄得敵方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不知應該怎樣應付。計自戰事發生以來，日兵損失已達三十餘萬之衆，而軍需耗費亦達三十至四十萬萬元。他們收穫的代價是什麼呢？算是佔了我們七省的省府，和幾十個縣城，不過在這暫時佔有的地域中，敵方須用重兵壓守，城邊以外，以及鐵路兩旁數里之外，並不敢前進半步。我方遊擊隊伍，與暗伏四野的軍人，時往抽擊，弄得他們真是寢食不甯。最近敵方在山西及平漢津浦各綫迭遭失敗，創痛很深。

原來敵方侵華策略，實有兩派的主張：一派是鯨吞論派，一派是蠶食論派。主張蠶食的

，是較有經驗，頭腦亦較清醒的緩進派，這派是日本國內的大資本家，內閣和政黨；他們也同樣地要略取中國，不過他們深知自己的能力範圍，對方的形勢，不肯輕舉妄動，要睜着眼睛，看清楚世界上列強的眼色，然後乘機而發，按時而止，並得留着時間來慢慢咀嚼，這叫爲食派。主張鯨吞中國的，無疑是日本的少壯軍人；他們未曾飽經世變，頭腦簡單，意氣用事，憑着一股熱血，燄氣萬丈，勢不可遏，要一口把整個中國嚥到肚子裏去，誰知肉大口小，嚥破了嗓子不用說，鬧的胃腸疼痛，吐苦連天，因而影響到精力日衰，元氣喪失。這鯨吞一事，豈不是弄巧成拙！

況且，敵軍在長江流域的四十餘萬，在華北的三十餘萬，在東三省熱河的又有四十餘萬。以此百數十萬的軍衆，平均每人每月需費十七元至二十元日金。按專家的估計，日本每月軍費達五萬萬元之浩，其三分之一是專用在外國買軍火的，所以她平均每日得費五千萬元美金，向外國購買軍用品。自戰事發生以來，日本在中國之市場自然失去，同時歐美各國抵制日貨之聲浪日激，其本國內之工廠停辦倒閉的又不知凡幾。因此影響到日本整個經濟秩序的紊亂，現金源源外溢，外匯日趨低跌，（按美市之日金債券，每百元已跌價至五六百元）故此日本財政之崩潰，已昭昭然在人眼前。總之，日本整個國勢，已趨窮途，可以用「財力困

窮，兵力將盡」八字形容出來。

最近美京傳出一項快人的消息，就是一班有識的專家，都認可中國財政情形穩固，軍費很有把握。自戰事發生後，中國依然維持國幣的原來價值，是一個顯著的明證。所以我們可以推想，中國有這一條經濟穩固的大路可走，則戰事愈延長，中國能操最後的勝利，愈有把握。

雖然我方這十個月內，將士死亡達五十萬之衆，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無從用數目可指，同時文化經濟之橫遭毀滅，實爲世界有史以來所未有，敵方所昭示給全地球人類所共見的，是一幅絕無人道的獸行圖畫；然而我國在爭取獨立生存的抗戰下，得了什麼收穫呢？

第一，是凝成統一的局面，我國在戰事以前，仍不免有些貌合神離的地方分化的情形，但自敵破門深入，我們才認出誰是牆外之寇，誰是自家骨肉，因此盡棄前嫌，舉國一致，團結起來，無分黨派，無論意見，更不暇計及自身榮譽利害，一概擁護政府，獻心救國，獻身爲國，以前的一切政治機構分化情形，以及各派的固執成見，居然在抗敵聲中盡皆剷除。

第二，是練出我方鋼鐵般的英勇軍隊。日本向來輕視我國軍隊，常大言謂「中國軍人只知各自爲戰，雖二十年後，不敢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應戰，他們實在不配和外國兵

對戰」。他們這個預言，到了此時，可謂不攻自破了。他們怎能想到中國軍人，自受了這次的磨煉，真像冶爐裏的百煉鋼的堅貞，全國內東南西北的兄弟們，都奮激從戎，日日在鎗林裏飲彈，在血泊中橫屍，但仍然不稍畏避，前仆後繼，始終不渝，這一層足以證明，我中國好男兒的人格不死，個個爲國家爭獨立人格，爭生存，這真是近代史上一件神勇的奇蹟！

第三，是敵機到處給我國一個大警鐘。自戰事一起，蔓延各方，敵方不停的遣派飛機隊到處轟炸，轟城毀邑，死傷人民，已非筆墨所能描摹。這一來於我當然是絕大的損失，但同時亦是給我一個大警惕，我國內地幅員浩大，人民無知，雖時有學生宣傳隊苦口婆心，大聲疾呼，勸告民衆奮起抗敵，但鄉民窮慣了，只知靠天吃飯，聽時耳熱，聽後還是不懂誰是「敵」，怎樣「抗」，結果還是不慌不忙，耕他們的田，但出乎敵軍意料之外的，是他們老在投炸彈，叫我國人害怕屈服，結果是鄉人還沒有全瞎，認得飛機上的太陽旗，和飛機落下來的火彈，不是好東西，經過這一場的教訓，我們的老百姓已從夢裏醒來，他們又見日軍到處慘殺生靈，姦淫婦女，更引爲我國莫大的恥辱，南京安全區的難民，救濟會會長青年會的總幹事菲治先生，這次銜命到美，前日過檀時曾作演講，並放映所拍南京被劫真情，就影日軍如何

用煤油先行澆灌，然後生焚無辜百姓。日軍於攻下南京後慘殺人民達八萬之衆，被姦淫之無辜婦女，又達二萬之多，他們這種野蠻行爲，簡直禽獸不如，民衆親自目視，能不義奮填胸，起來共雪此辱麼？古語有云：「患難見真情」，又云：「家貧出孝子，世亂出忠臣」。這是患難之時，這是家貧世亂之日矣，國內國外，凡是中國人，誰是對國家有真情的，誰是國家的忠臣孝子，亦於此時試驗出來了，戰爭有如煉爐，陶質其中，那是真金，那是假鐵，也一一分明了。在這場事變中，誰是漢奸，誰是忠臣，誰是愛國男兒，誰是涼血動物，亦一一分別出來了。

第四，是敵人給我以機會向國際昭示我中華民族的骨格。說來真是一樁丟臉的事，因為我國近幾十年來，飽受日方的壓迫，都是無條件的屈服。他們每有所提出，我方便俯首接受。所以世界各國人士，向來覺得我是一個老朽腐物，不敢言抗，不配言戰的。世界人士對我的定論，早認爲我國是一個無骨格的民族。但自盧溝橋的戰幕揭開之後，我方居然奮起抵抗，這十個月來，抗戰決心，始終如一，抗戰成績，日趨日善，這種爲國家爭人格的銳志，我軍人之勇敢精神，以及我軍服從紀律嚴守秩序的事實，昭然在人耳目，這不能不叫向來輕視我的世界人士且暮改觀，別立好評了。同時，敵卒在我疆土上殘殺行爲，野蠻舉動，亦一一

爲世人所共聞共知，日本軍閥的弱點，全部暴露了出來。

何怪我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我方所得的鄰國同情，亦日益加強。總之，這次的抗戰，真可以說是從來一切中日問題的總清算，同時亦給我國每個國民，一個大好救亡圖存的機會。國內的軍隊人民，已爲國犧牲性命財產了，我們在海外的，應該各人也盡一份的力量。蔣總裁曾力言過：「敵人一日不被打退，我國一日不能生存」。所以我們應深記斯言，努力繼續捐助傷兵難民義舉，蓄款購買國用飛機，量力分期購買公債，大家誓要打退敵人，復興我中華民族。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八日中華公報）

國際變化與中國抗戰

陳譚超英筆錄

各位僑胞：我們中國自發動全面抗戰，已經到了十一個月。這十一個月當中，國際間的情勢，有很多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有關於我國抗戰前途的很多。所以兄弟今日趁着這個機會，來向各位報告「國際變化與中國抗戰」。

日本帝國主義者，每次侵略中國的時候，總是利用着有利於他們侵略目的的國際情勢來

進行。各位記得一九三一年之時，美國方面因工商業大恐慌，受累極重；當時英國的財政困難情形，亦達極點；蘇俄則因剛剛致力於她的「五年計劃」工作，自顧不遑。日本乃乘機發動，按着暗中預定的計劃，造成「九一八」事變，侵華計劃，從此遂得積極前進。直至去年七月七日開始，日本又趁着有利的時機，來大舉侵略中國。這次是一種大規模的侵略，因為去年七月的時候，德國和意大利乘着西班牙軍事勢力發展之時，一鼓作氣，想要推翻西班牙合法政府的統治權，而擴大法西斯的陣線，所以當時歐洲民主陣線的國家——如英、法、蘇俄等國，不得不要以全力來謀應付，歐洲第二次大戰，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所以他們當時實無暇顧及遠東的不幸事件；日本又利用反共協定，以德國來牽制蘇俄，以意大利來牽制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其時又適值蘇俄的清黨運動，紅軍在東西兩條線作戰的準備，尙未曾充分完成；美國又因參加歐洲大戰之後，工商各業，大受打擊，近年以來，處在這個世界日益惡化的環境中，有維持「孤立」與「和平」政策的傾向；所以日本軍閥，以這時為侵略中國的唯一好機會，於是乎就製造成「盧溝橋事件」，從事進行吞併華北，企圖逐漸完成她的大陸政策，因此引起我整個中華民族的存亡觀念，全體一致起來抗拒，於是發動了全國的軍事行動。

在戰事開始發生之時，各國因為當時的國際情勢，頗有利於日本的侵略行動，所以大多

數的國家，都希望盧溝橋事件不致擴大。不過我方爲維護國家的獨立生存起見，對於敵人的侵略，除了抵抗到底，別無第二條生路，因爲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是她賴以生存的要素，如果連這個領土主權都被人家侵害，那個國家便立時失掉她生存的根據了，所以我們的作戰，完全係基於自衛的發動。但除此之外，尚有兩種重大的理由。

第一、我們中國因爲鑒於「九一八」事變之時，過於信賴國際聯盟，所以不曾起來抵抗，以致東北四省，相繼淪亡，留下一段傷痛的歷史往跡，所以數年以來，我們提倡「自力更生」的口號，以期打破以前信賴人家幫助的心理。全國民衆，大早已經抱定寧可爲作戰而死，決不肯屈服妥協而生的決心，故所以當時國際情勢於我雖然不利，但仍然不能足以阻止我們發動保存國家民族自衛主權的作戰。

第二、當時國際情勢，雖然於我作戰不利，但我們同時亦要想到國際的風雲，是時時刻刻在變化中的，我們大可以將自己的力量，去推動轉移國際的情勢，使其發展到有利於我們的局面。蔣委員長也曾說過：「祇有我們積極去抗戰，才能推動國際情勢的轉變，如果再要等到國際情勢好轉，自己不積極去抗戰，那末便要亡國。」這句話，確是千真萬真的。

果然在我們發動全面作戰之後，不久就有九國條約的簽字國召集會議。這個會雖然沒有

什麼結果，不過國際的情勢，已逐漸轉移。我們現在可將與我們作戰直接發生密切關係的蘇俄、英、美三大強國分別講一講：

(一)蘇俄 日本在國際宣傳上，始終以反共先鋒自命，蘇俄亦大早以打倒東方法西斯的日本號召於世界。此主義上之截然不同，故演成兩國水火不相容的局勢。蘇俄與我的利害關係，可說是已完全一致的。日本這回之所以要得華北，就是要打通準備進攻蘇俄的大路，蘇俄爲其自己本身安全計，非要實行幫助我們不可，故此蘇俄於我們舉行堅決的全面作戰之後，即行與我們訂立不侵犯條約，隨後又以飛機軍火接濟我們。然而蘇俄之所以一時未能即刻參加對日作戰，原有幾個很大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因蘇俄與英美在歐洲與遠東的利害並不一致，英美對日態度，如果是堅決的話，則蘇俄參加對日作戰，德國不致襲擊其後，但是反過來說，若英美徒然袖手旁觀，蘇俄如要戰日，一定要腹背受敵，這一層是蘇俄爲自己本身利害打算，不能不加以考慮而審慎從事的。

最近日本屢次抗議蘇俄援助我國抗戰，蘇俄每次都是嚴重地加以反駁或拒絕，由此足證蘇俄對日態度，日趨強硬；同時亦足證我國作戰的進展，實是間接擴大並加速蘇俄與日本戰爭之實現。

(二)英國 英國在盧溝橋事變初時，本來渴望戰爭不致擴大，後來因為日本要吞滅中國的野心日益暴露，英國因而停止正在進行中的英日談判了。隨後日本艦隊又封鎖中國海岸，英國在遠東的商務，大受打擊，加之後來日本飛機射傷英國駐華大使，公然侮辱英國皇室的尊嚴，又在揚子江上轟炸英國兵艦，於是英國對日的態度，由親善而轉變為仇視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英國在遠東的商務利益最大，殖民地亦最多，故英國在遠東的基本權利，無論何黨執政，一定都同樣要維持的。遠東的均勢，與中國門戶之開放，機會均等，就是英國對遠東的外交政策。如果遠東一旦被日本獨占了，不特英國之經濟勢力將隨之而消滅，同時印度，香港與英屬南洋羣島，亦將受重大的威脅，而次第發生動搖，其結果會令到整個大英帝國政治經濟有崩潰瓦解之危險，故所以英國為要保存自己將來的命運，在實利上打算，非要裁制日本不可。於是英國在遠東方面，已將新加坡軍港，趕緊提前完成，同時又極力設法與美國的海軍合作。即日本人自己也會說過：「如果英美的海軍聯合起來，十七分鐘內可消滅日本的艦隊」。由此可見英美海軍合作，是日本所忌怕不過的。在歐洲方面，英國又向意大利和德國分頭作妥協的進行，希望用和平的手段，解決現局的糾紛；假如歐洲戰局，一日不能安定，則英國的艦隊，一日不能離開地中海用來應付日本。目前英國和德國接

洽，因爲困難問題甚多，未見有什麼結果，但是英國和意大利的談判，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已經有圓滿的解決，而成立了英意間的協定。

我們應該知道英國的外交政策，向稱爲最圓滑，同時亦是最老辣的。英國外交，常以變化無窮機會主義爲目標，英國外交家，每到危險關頭，常常不惜犧牲正義，忍辱受痛，多方遷就現實的環境，善用妥協的手段，使一件事由無從調和的局面中尋獲一條通路。從前的英國首相巴馬斯頓氏也曾講過：「英國無永久的朋友；亦無永久之敵人，英國只有永久之利益。」這幾句話大足以表出英國向來所採取的是什麼樣的外交手段了。

(三)美國 美國向來的外交政策。在歐洲方面，則極力避免與任何一國發生聯繫；在遠東方面，可以與他國合作，但力求避免用兵，自中日戰事發生之後，美國民衆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與我表深切的同情的，他們渴望我國能戰勝無理的日本。但是美國人民本身無論怎樣吃虧，都是異口同聲地主張極力避免捲入戰爭旋渦中去的。美國的中立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戰爭的表示。美國總統羅斯福本來是一個聰明能幹眼光遠大的政治家，他早就看透了世界危機的火線在日本，他在芝加哥演說對付日本的主張，表示非常明白，他說：「但凡愛好和平的國家，如果不從許過問侵略國的橫暴，即是不能夠維持世界與自身的和平」。他於芝加哥

演說之後，曾多方設法，想同英國的海軍合作，以期裁制日本，可惜他的政策，被美國國內的所謂「和平」與「孤立」派所反對，一時不容易實現。但自從美國兵艦「巴納」號在揚子江被日本飛機炸沉，美國外交官在南京被日本守兵侮辱，美國輿論迅速地爲之一變，抵制日貨，風起雲湧起來，一般所謂「孤立」主義論調，已經逐漸爲人所摒棄。昨日美國外交部長在干那氏律師公會演講，曾正式嚴斥「孤立」派的主張，他說：「孤立主義者，夢想美國安全，實爲最慘痛的錯誤」。美國對遠東的政策，有積極的傾向。羅斯福總統最近宣佈太平洋中兩個小島，已被收爲美國所有，用來做空軍根據地，一方面也會派兵艦去參加英國在新加坡海軍的會操，一方面又在太平洋上舉行大規模的海軍的祕密演習，此外又增加海軍軍費美金十一萬萬元，加緊建造三艘四萬五千噸的新式戰艦，我們都不言而喻，美國海軍假想中的敵人非他，就是日本。上月美陸軍部長在美國全國總商會演說，直謂「世界糜爛，日本實爲禍首」。最近美國向日本提出嚴重的抗議，要求日本交回美國僑民在中國的產業，開放佔領區域。又前兩日美國向日本抗議斥責和反對日本的飛機轟炸廣州市平民，斥責詞上有這一句：「這種殘忍手段，實爲人類最野蠻的舉動」！我們可以相信，美國官方與輿論的表示，簡直足以表示出美國對遠東戰爭，無論在道義上，在利益上，絕不會長此袖手旁觀的。而且美國向來的

遠東外交政策，是主張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的，根據現時英美兩國的行動來推測，英美確有合作之趨勢，只要時機一到，他們在遠東必有重大的具體的表示。

以上所說的蘇俄，英，美，三大強國的態度，在我們持久抗戰之後，已經逐漸轉變，令到我們站在有利的地位了。其他世界明達的國家，其態度亦正復相同。今年二月十四日在倫敦舉行的國際反侵略大會，與及最近半年來全球各處的抵制日貨運動，雷厲風行，更足以表示各國人民對於日本之憎惡，仇恨，鄙棄，憤怒已到了什麼程度了。我們是一個弱國，弱國的外交，能得到國際間一分的援助，已是不容易的事，至若能得到全世界人類的同情，豈不是更難能而可貴麼？

國際聯盟會最近通過一個議案，讚揚中抗戰的精神，一再聲明全體會員對於中國之抗戰表示深切的同情。議案中有一句說：「中國軍隊抗戰的英勇，已獲得全世界的敬重」。英，法，蘇俄三國的代表，更聲明他們決以實力援助中國，由此可見國際間為我們堅苦抗戰之精神所感動，尤其是在魯南台兒莊戰事勝利的影響使然。這種轉變的國際態度，不是顯然於我有利麼？

總而言之，西方人的天性，是崇拜勇敢而輕視懦弱的。我們抗戰到底，一定會受人家的

敬重；但假如我們屈辱求和，一定會被人家鄙賤不堪。繼續抗戰，自然會得到第三國的援助；束手待援，等於坐視亡國一樣。我們若然明瞭西人的天性，對於西方各國，既然不必過份奢望，但同時亦不必過份失望；既然不可存倚賴之心，但更不可生仇恨之念；但求我們能夠發揮作戰的力量而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自然會令到國際的情勢轉變為於我有利的傾向的。

各位僑胞，我們這十一個月的苦戰中，全國忠勇的將士，浴血沙場，殺得敵人七零八落，後方民衆，自當努力輸財，再接再厲。此次作戰，是我全民族的生死決戰，除非集合全民族的人力，財力，物力，以對付敵人，決不能僥倖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今日中日的戰爭，並非是兩個強國勢均力敵的戰爭，而是弱國的自衛，與強國的侵略相持。換言之：就是被侵略的弱國對侵略者的抗戰。我們大家都知道，敵人作戰的計劃，是在速戰速決，而我們的對策，是長期的抗戰，長期的抗戰是敵人的致命傷，同時亦是我們最後勝利的把握。

但是長期抗戰，須要大家有犧牲的決心，要大家接濟長期抗戰的軍費，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本埠各社團組織的傷兵難民救濟會，舉辦常月捐，係長期接濟軍需最重要而又最有效的辦法。蔣委員長已經勸諭在前，最近宋子文先生亦有電請各位僑胞積極推進月捐。此種長期的月捐乃係配合長期的抗戰策略，而且各位的月捐，又可轉購公債，一方面可以救國，

一方面可以做自己的儲蓄，所以捐月此舉，是每個國民盡他的救國責任最好的機會，同時也是利國利己一舉兩得的事情。

各位僑胞，我們遠離祖國，除了少數身懷技術，能回國去親赴戰場殺敵之外，大都是格於環境，難以回國效力的。其能盡國民救國的責任的，惟有每個僑胞，除了捐助購買飛機，認購公債之外，還要繼續不斷地實行常月捐，大家起來盡力充實國家戰時的經濟力量。

以我們愛國同胞的金錢，和英勇將士的寶血，一定能夠換得我們最後的勝利。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中華公報）

抗戰一年的過程與前途

陳譚超英筆錄

各位僑胞：兄弟今天要和各位所討論的題目，是「抗戰一年的過程與前途」。自去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我方發動了神聖自衛的抗戰已及一年了。此一年中，我方因抗戰而受的戰事艱苦與生命財產之損失，實不能以數字指得出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受着人類歷史所罕見的痛苦，而同時我們也在難堪的環境中得了很大的收穫。這些是什麼收穫呢？第一，空前未有的政治團結。自抗戰以還，我國的各黨各派已經盡棄前嫌，一致起來，為國家爭生存而

攜手合作，這種快人的好現象是歷來所未有的。最近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就是這種精神團結表現的一個好明證。第二，我國軍隊地位人格之增高。從前中國人鄙視軍隊的心理，到現在已經從根拔起，國人對軍隊表示尊重的敬意，日益騰升，而且國內許多知識階級已奮起從戎，如強營陣的實力，更可注意的，就是我國軍隊自戰爭以來所表示的堅強的士氣和森嚴的紀律，不祇獲得國人的誇耀，而且已經奪得世界人士的驚嘆與敬重了。第三、形成中央政權之統一。以前我國邊疆各地與多處地方政府對於中央命令，大都陽奉陰違，但自抗戰以來，這種不良的現象，就無形中消滅淨盡。中央的威信日高，地方與中央間的合作日益鞏固，現時中國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了。第四、全國各界的合作精神日高，我國受了這次磨煉，全國各界，無論士農工商，都一致起來，努力同心，為政府的後盾。這種萬眾一心，一致團結到底的精神，是敵人志圖銷蝕而未逞的。第五、經濟中心由沿海移入內地。我國戰前的經濟狀況，是一個畸形的變態，因為以內地剝奪的脂膏，集中沿海都市裏去，所以弄到農村破產，民生大困的情形。一般青年，大都以城市為他們的生命綫，他們趨求勢利，寧可在都市裏面飽受失業的痛苦，也不肯跑回鄉村去為農民打出一條生活的大路。結果，內地農村不祇開物質財源的缺乏，而且也鬧人才的缺乏。但經過這一年的戰爭，現象已改變了，一批一

批的青年人，都離去城市，往內地去，去同民衆一同生活，一同甘苦，至於工業方面，其中心亦漸由沿海市面遷入內地去。站在國防的立場說，這情形是指我國工業，不用像從前受外人的控制，大量的傾內投資，就是證明我國工業重心，實行往內地發展。由此觀之，我國的政治的與經濟的中心，已由往日的畸形狀態，轉變而爲開發內地的均勢了。亦由這幾點的證明，中已國向着爭取獨立與自由的大路走了。

以上所舉，不過是幾個顯明的例證而已。講到日本帝國主義者計劃侵略我國的時候，是打算中國會不戰而降的。他們算過，要征服中國，不過是三個月間的事情，需要的軍隊，只是十萬之數，誰不知後來由各種事實的證明，這個算盤完全打錯。日本所對付的是一個匪獅已醒的中國，這個猛獅的精神越抗而越勇，以不完備的軍械和近代式的飛機槍砲相對。守土自衛的中國軍隊，奮然和野心勃勃的敵人，竟然在上海相持了三個月，在徐州又相持了五個整月，遂使敵人誇張的「使支那屈膝降伏」的口號，不克實現，到了這時間，這口號更永無實現的可能性了。日軍在中國傷亡之數，每日總在一千名以上，而且經過這整年我方的英勇殺敵成績，更足以叫喪心病狂的敵人，更形喪胆落魄。本來要三個月內克服我國的幻夢，早已取消，改作十年作戰的策圖了。但我們不要忘却；日本每日在中國所耗費的軍費美金五百

萬元，這筆驚人的數字，是那兒得來的呢？豈不是從日本國內的每一個百姓裏剝削出來的麼？敵國政府的剝削度額，早已超出人民負擔力量之外，因此國內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反政府的危險，已有隨時爆發的可能了。由此觀之，敵軍人大言不慚地提倡「十年征華」的高呼，早已招有識者的嘲笑，真是恰如俗語所云「談何容易」。同時日本軍閥的末路的來臨，也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耳。

最近美國紐約時報的特派記者阿朋，曾以六個星期的時間，在我國東三省，華北，上海和華南一帶考察情形，發出這樣的報告，謂：「日軍在華處境日益孤危，正像一間房屋立於浮沙之上一般，上層越來壓力，下面日趨危險」。又謂：「一切外間所傳中國怎樣內部發生搖動或內亂等謠言，都是毫無根據的，這些謠言，完全是日本在香港宣傳機關所發出來擾亂世界視聽作用的」。這個報告是由一個明眼的第三國新聞記者，根據實地察驗的確證，自然啓示人們以可靠的消息，日本軍閥至此，更無所施詭其技了。況且，這一年來我方總結起來，統一戰綫，實在給敵人以絕大打擊。

至若我方一年來的抗戰精神與技術，已越形進步，這種進步情形，比起入戰時期，已不祇增加一倍。最近兩星期中，我空軍在揚子江上，擊沉敵艦凡二十一艘，重毀敵艦凡十九艘

，其中一艘爲敵人的航空母艦。我軍前方作戰之士，在一百萬名以上，而在後方受着加緊訓練的軍事人才，又不知凡幾。魯南台兒莊一役，我軍以兩星期之艱苦堅抗，將敵人盛稱的兩師團生力軍全部毀滅，敵人在台兒莊的慘敗，實爲他們在明治以來所未遭的奇恥大辱，日本皇軍至此已名譽掃地了。歷史家寫日俄之戰，曾盛道以一個老大的白人強國，而戰敗於東亞一個有色人種的新興國家，實在歷史上的奇蹟；由此推之，將來歷史家寫中日之戰時，提到台兒莊一役，必定用另一副眼光去批判。昭然的事實：中國的國力，到此已恢復了，而日本的垂危，也將引爲定論。古語有云：「心戰爲上，兵戰爲下」。敵人經台兒莊這場慘敗，全國上下人心不安，軍閥相顧失色，他們的氣色一落千丈，所以爲報復起見，不惜以孤注一擲的手段，傾全力以取徐州。雖然，從地勢上觀點論，徐州是山東、江蘇、安徽，和河南的交匯點，當津浦、隴海兩鐵路的重要衝，形勢上是很重要的；但自南京和濟南失守之後，徐州便腹背受敵而非爲死守之地了。我軍事當局，有見及此，爲避免孤危，不願以重大兵力作無謂犧牲，所以退出徐州，以期後圖，爲的是避實攻虛，在敵人不覺中消除他們的實力。我軍退出徐州時，秩序井然不紊，全國上下亦以同一的態度，作政府的後援而不灰心。因爲大家都感覺到，退出徐州，並不是我方告敗的象徵，而是一種更智慧的戰略的運用，以期保留我方

長久的實力。因爲敵人計劃是志在「速戰速決」，我們的對策是愈持久而愈使敵人實力消滅；古者我始祖黃帝大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張弛久之，卒之收復黃河兩岸之地，恢復中原疆土，與今日我們抗戰，不啻相同。

善於論戰的人，不一定是以戰時物質實力之多寡，來斷論戰力的強弱的。即如今日我方的物質軍械，遠不及早籌劃侵略的敵人，他們操有大量的與較爲精銳的飛機，槍炮，戰艦，而我方呢，則以神聖自衛抗戰守土的士氣見強，同時，我方軍隊的來歷，亦較爲優勝，自動地爲國家殺敵，總比強迫入伍出征到外國去「清匪」更光明罷。此外，我方還有三種無形的戰鬥力，叫敵人束手無策的。

第一是地土廣大。換一句話，假如是他國，像中國今日這樣被敵人侵佔了這許多若干方里的地方，就使不至亡國。最少也要像一個患癱瘓病的人，失去大部份體力上的作用了。但中國天然的幅員廣大，敵人越要深入，則戰綫越加延長，到了現在已經延長到一千四百英里之多。這樣長的戰綫，比起歐戰的戰綫要長三倍，比起日俄戰事的戰綫要長十倍。這條長綫，不但費了敵人多少兵力，以後更還要耗糜不知多少呢。何況敵人自己已經開始感覺這深入的經驗，正像一個人陷入一個泥坑裏而去，愈入愈深，越想拔脚而越難，反悔已遲，自

拔不得了。

第二是交通不便。我國內地鐵路網未曾完成，古來戰爭，都是靠着輸運與接濟來便行軍的。假若交通阻塞，輸運已難，接濟遂更形遲鈍，敵人性急，期於速戰，當為不利，我為把守，此種阻力越大，於我無形中幫助不少。

第三是地方貧乏，敵人遠道來侵，大軍深入，必然要靠就地給養之一途，但地方貧乏，得地雖多，亦復何益。敵人靠着千里外的本營來接濟軍糧軍需，豈為易事，又何況我方採取「焦土」政策，每退守一處地方，必先從事毀滅該地的財源物力，以期消滅敵人的生路。故此敵跡所到，茫茫四野，一片可憐焦土，志不得逞，徒呼奈何而已。

總之：經過這一年的戰事經驗，我們已從根本上認識了敵方的形勢是外強而中乾，勢赫而內怯的。我方愈抗的英勇，愈要發覺敵人的弱點。因為斷論戰爭之得失，固然要靠兵力和經濟兩個重要的原素，不過時間為一個最重要原素，計到現在，敵方受了長久時間的拖累，內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危險，無論敵人如何設法遮掩，都瞞不過世界人士之注目的。日本前任內閣重臣，就是前年「二二六」事變時殉職的高橋是清，也曾向日本政府警告過，謂政府發行公債，不能超過一百萬萬元的限度。但現時日本的國債，已超出一百三十萬萬元了，國

內現金，不及這大數目之四十份之一，一年戰事之消費已達六七十萬萬元，其價值比日俄戰爭時所費多至六倍以上。日本對外貿易日趨零落，工廠倒閉不知凡幾，預備在日本東京開會的一九四零年全世界大運動會，已於前幾日由日本政府正式宣佈取消。這些擺在眼前的實情，大大足以證明日本政治經濟總崩潰已不遠了。我們若能堅持到底，最後勝利，只餘時間來解決罷了。

不過，我們又得切記，最後勝利，不是坐待以臨的，凡是國民都要出一部份的力去使它實現。現下政府所倡導的金公債，就是我方持久抗戰的一種表示。爲充實國家實力，我方已發倡國防公債五萬萬元，金公債十萬萬元，是專爲利便海外僑胞購買的，這筆金公債是以鹽稅來做担保，年息五厘，分十五年償還，這事於國於己，均有益。我們要知道，這第二期的軍費，比第一期的更爲重要，尤爲急切，在前方的將士們爲國奮不顧身，浴血犧牲，我們所貢獻的，不過是些身外的金錢，比起來我們的犧牲，又何足道。所以我們各人都得省心自問，有力出力，有財出財，然後可以充實我們第二期的抗戰力量，然後可以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一日中華公報）

中國所期望於世界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在希臘播音——

從前我曾經幾次在這個播音臺演講過，今日又承播音臺主人之邀，得向各位討論中國的重要問題，尤爲感奮。

今日我的題目，是「中國所期望於世界」。但我先講的，是將題目反過來：「世界所期望於中國」。這頗似中國的謎語，但如果把中國民族生存兩個時期比較起來，我們就明白一切了。

或者你聽人說過，中國已往的歷史，比山頭一樣古舊。無疑的，在西方文化還未開始時，中國人已經在黃河兩岸發達起來了。單就古舊來講，這沒有甚麼意義的；最可注意的是：自紀元前二千年以至紀元後的十九世紀，中華民族將最特出的文化創造出來，中國對於物質及精神上進步，如是其超特。令到世界注意中國文化的學者，沒有不嘆羨的。中國的鄰邦，也於其時間接或直接的向中國的文庫借取材料，同享中國的文化，這就是世界向中國的期望，欲得中國的貢獻，以造成世界優美的文化。

我不欲於此時說明，何者是中國的重要貢獻，以及每個貢獻的內容是怎樣。但我欲着重一點，西方在這個時期，甚欲和中國的文化接近，要急速的明白中國文化。其中有三個西方國家，即今日強人民治國，這是最可注意的。中國文化中的藝術，如美麗的畫，精細的瓷器，明串的摹等，科學如天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其他如教育哲學亦對於思想家有特別的貢獻。凡此均足以創造一種好意的聯繫，使「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英國已於十八世紀，養成一種中國的嗜好，法國在著名的 Voltaire 時，也飽飲孔子的哲理，至於美國在殖民奮鬥時期，已經文化上及社交上和中國接觸，美國革命開端之波斯頓市民拋棄英茶，此實為美國人對於英廷宣戰之第一著，而英茶是由中國而來的。美國以此得十三州之獨立，自美國獨立後，中美兩國人民有許多意想相同，遂令東方的至老的中國和西方至新的美國，有一種密切的友誼結合。

由一八五〇年或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國漸漸有所期於世界了。為便利解說題目起見，最好將中國歷史分為兩個時期。這便不是說，十九世紀以後，世界就無所期於中國的文明，其實這世界對於舊東西中的好的仍然寶重，對於新東西的力量，也是信任。幾乎世界每個著名博物院，都珍藏有中國的寶貝，歐美各處也建有宏大的中國圖書館，有不少大學設有中國

言語文學等課程，即在檀島夏威夷大學裏，設有一個東方學院。所謂中國期望於世界者，是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人醒覺起來，對於國際關係非努力去參加不可，他們採納機械時代重要基礎的西方文化，來融會於他們自己的文化之中。

外國人會派了許多代表，到中國去做教育工作，中國人從他們學了不少東西，中國每年有許多留學生由西方的大學回來，他們也學了不少東西。在這世界局勢緊張的時候，中國覺得有兩件要義最堪注意的：一是在法律秩序的範圍內一個國家要有絕對的生存權，要能平安的維持一個國家的完整；二是每個國家，要尊重國際公法，以保障世界的和平，使這世界有更大的文明。

我們知中國自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以來，不斷的勇猛的奮鬥以求這個國家的進步。她要將遠東的舊文明和西方的新文明，融會貫通，這是一件很大的工作。她要經歷許多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革命變遷，各省各縣間的聯繫不密切，要設法聯合成爲一個不可分離的單位。一般無知識的民衆，又要設法教育他們來幫助國家的偉大改建工作，幸得有孫中山博士蔣介石將軍兩位能幹的領袖，指導中國渡過這個險惡的大海。

中國近年建設程序中，究竟成功的程度何如？茲以一九三七年爲例而簡述之。這年在經

濟方面，因為實行法幣以後，財政已上軌道，金融穩定，市場活潑，公路的完成有七萬英里，鐵路完成十六條，共九千三百十四英里，民用航空線的迅速擴張，國語的全國通用，兒童與成年教育大規模計劃的實行，東西南北各地理區的真正統一，全國新生活運動對於整個社會的推進。以上種種，不必詳述。美國下議院議員第爾氏這樣說：「中國將成爲世界的強國，將居領袖地位，以保障遠東和平。這個時期離現在是不遠的」。

中國時時爲和平而奮鬥，中國之堅持第二要義以增進國際公法及世界和平，正所以證明她一向的信仰。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在平等互惠原則下絕對尊重條約，她守住條約中的條文去做，亦希望別人守住這條約的條文去做。條約經過誠意的簽訂，要實行起來，如果棄之若廢紙，則世界那裏還有和平的希望呢？

日本舉行大規模侵略中國，現下已經入了第二年的時期。日本完全違犯上述兩種國際公法及條約的要義，中國爲保全國家的領土，主權的完整計，不得不拔劍自衛，這種自衛行爲，凡有識的國家，應該表示同情的。凡屬文明國家，應該尊重國際公法的要義，中國現下爲保障這公法要義出於不得已而用兵。蔣委員長有言：「政府將用盡各種方法以求和平，但如有侵犯中國領土的完整而同時又不能用外交手段解決，則政府惟有作最大之犧牲以圖存，絕

無一些懷疑。

中國此次抗戰，經歷絕大慘痛，所有經濟工業中心，文化機關，均被敵人蹂躪。二十五年建設結晶而受摧殘，能不令人心碎。現下有五十萬中國難民無家可歸，無親可依，無物可充飢。中國現下所遭受敵人的殘忍暴行，慘絕人寰，凡自東方來的，均能道之。

美國以及檀香山各處，最近有一碗飯運動，藉以救助中國難民，實爲人道而向着世界呼籲。美國人對於中國人，常採取一種同情與友誼的態度；這令中國人非常感激。美國教會機關，養成不少新中國領袖。美國的政治家，對我們這個民國成立的初期，又曾盡力的維護過，前任菲立濱總督羅斯福氏所組織的救濟中國難民聯合會，在全美二千個城市裏舉行一碗飯運動，籌款救濟中國難民，間已籌得美金一千萬元。這裏，我們中國人又起來和這個會合作，共同努力做救濟工作，這是令人欽佩不過的。檀山正埠以及希爐兩埠，舉行一碗飯運動，蒙各方人士的樂助，已經籌得美金五千餘元。各位過去以及，在對中國那種同情幫助和友誼，真是可感。中國人永不會忘記的。

中國現下的處境，一方面被敵軍殘暴的侵略；一方面又要救濟數千的萬難民。正如前有惡魔，後有茫茫大海一樣。雖然，事到如斯，我們是不能妥協的，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義。

，亦如美國革命英雄辟子烈亨利之不能犧牲其自由一樣。一碗飯的運動，其中含着保證人道的重大意義，這個保證，是我們最期望於世界的。羅斯福總統的芝加哥講演，要求國際間有效的合作，制裁侵略者，以謀世界和平，此與中國向世界的呼籲恰相適應。中國此次抗戰，含有兩個目的：一為保衛領土主權，以及民族生存；一為維護國際公法人類道德，以及條約的神聖。是則我們不僅係為自衛而戰，也是為世界和平及人類文明而戰。在今日的嚴重關頭，我們期望這文明的世界，予我們以誠意的合作。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中華公報）

中國抗戰必勝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在希爐播音——

鄙人今晚再承希爐 K H B C 播音臺之請，得一好機會來講「此次中日戰爭，中國能不能得到最後勝利」？余深信此問題為酷愛民主主義與國際正義者所最關心，亦為關心遠東時事者所最注意的；事實已明顯的擺在吾人眼前，任由我們來分析，分析之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答案。

常人眼光，僅從外面觀察，以為日本已得了優越地位，即使延長作戰時間，日本也會得到勝利，他們的過急觀察，認為日本的勝利如下：日本中國間軍械比率，大砲為三十與一之比，飛機為十與一之比，海軍為強有力者與零之比，此外日本又佔據中國近代工業之大部份，侵入中國十行省，減少中國對外貿易之半數，此時又向所謂中國的芝加哥之漢口方面進攻，雖然，他們應清醒些，一探這世界的較好輿論，全世界的輿論，現下都是同聲的懷疑着，「是不是中國得到最後勝利而非日本呢？」

一年之前，日本政府嘗誇言三月之內，可以令中國屈膝，自那時以後，日本要百端託辭延遲這個日期，不特要向世界解說她的錯誤，並且要向其本國人道歉。現下日本已經在財庫裏拿出六十萬萬餘元日金來化費了，軍隊的死傷也過了四十萬之數，人財兩竭，開始恐慌起來了。日本希望戰事的勝利，已知遙遙無期，世界奧林壁運動大會的取消，就是證明日本的財政空虛。要省却這一筆銷耗來充軍費。日本將在被侵略國內，遇她的「滑鉄廬」。被侵略的人們，誰能任她橫行而不拚死抵抗呢？外國觀察家以及著作家，已經開始大懷疑日本的成功，有名的女著作家賽珍珠曾說過，「在中國的西方觀察家，衆口同聲謂，無論日本知與不知，日本的對華戰爭已經失敗」。

日本有強固的中央集權政府，有強大的海陸軍和優越軍械，又有無上的自信心，爲何不能於三個月內打敗幼弱的中國呢？中國有什麼希望，可以轉移局勢以打敗日本呢？換言之，即中國爲何可以抵抗日本而可以使外國觀察家問道，「中國將來可以勝利麼」？

中國抗戰的新精神初非日本人所及預料，其原因有三：（一）國家統一的成功；（二）善於運用消耗日人的戰略；（三）深信自己抗戰的正義，自從抗戰以來，這三種原因，令到中國加強百倍，而證明日本的軍閥，並非所戰必勝的。

各位或者聽聞過澳洲有一種擲器名「補滅靈」者，欲擲人而反自擲。日本人的侵略中國亦類是，欲戕中國而反自戕，予打擊者以打擊。日本遣重兵到中國去，到處殘暴，到處行賄，到處向民衆施行恐怖政策，姦淫婦女，焚燒劫掠，想來屈服他們，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使中國統一，全國民衆敵愾同仇，抗戰到底，寧爲玉碎，不爲瓦全。這不是如「補滅靈」一樣，使日本自己受其害麼？最初富有人家，見到他們的財產被強敵破壞，就加入抗戰隊伍來對付敵人，其次，軍人領袖，因受敵人侵略的種種難堪，就憤激起來，不肯妥協，再其次，下級民衆，見家散人亡，就覺醒起來要與敵人拚命。最重要者，全國各黨各派，拋棄前嫌，攜手合作，抵禦外侮，日本的侵略，只有令到中國進步，而日本自己，則適得其反。

中日戰爭，其範圍老早已進化到超出日本人當初的計劃。日本當初的計劃在奪取華北，控制華北的政治，然後攫取華北的經濟利益。但日本此舉，煽動中國全國，逼令日本與整個中國對抗，否則一無所有。中國人民明白整個民族的生命，在於此着，不能再任由日本逐段分割，終至於滅亡。日本的條件，是戰勝者的條件，絕對無妥協之可能。

我們的抗戰精神 現下瀰漫全國。中國水旱連年，對於「死」看得甚輕，為衛國而死，更覺得無上光榮。中國人自覺忠愛國家的觀念，現在如是其強，致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禮教，如孝敬父母與及家族觀念，都不及一種先國後家救亡圖存的概念來得切要而凌駕乎上。最近在漢口報紙有一段廣告發現，係一個青年告辭其父母者。廣告裏面這樣說：「親愛的父親，我離開汝，並不是因為我不愛汝，而是因為我愛國家更甚於愛汝。」又有一位女子發覺其丈夫做漢奸，密報警局將他拿來槍斃。警局問她有無悔恨，她說：「我並不悔恨，我雖然失了一個丈夫，但我可以救回許多同胞，問心無愧」。蔣委員長也曾說過：「我們的抗戰，雖至寸土個人，亦必奮鬥到底 我們的決心，早經確定，海枯石爛，始終不渝」。中國全國人民，都精誠的擁護蔣委這句話。

其次是關於我們的自衛戰。簡言之，「敵人多過我們時則退，敵人意料不到時，我們

進攻」。在戰爭最初時，中國已明白最後勝利要靠持久戰略，敵人每侵人一地，中國並不肯將這地放棄，而分散軍隊在鄉村，繼續做破壞敵人後方工作，來殲滅敵人。

我們到處施用游擊戰略，延長戰綫，使敵人兵力不足分配，疲於奔命，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時間達到消耗目的，從長期的消耗戰中，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日本實際上佔了我們多少土地呢？日本的攻勢或我們的守勢，究竟有多少效能？名義上日本已侵入我們拾省地方，現下又擬向漢口方面進攻，但事實上在所謂佔領區域內，日本的軍隊不敢離開交通綫，只在其側近行動而已。日本之所謂佔領區域，是紙上的地方，而不是實際的田土。而且日本之兵力薄弱，即在各據點亦每每不能堅守，經濟的發展，更談不到。無怪紐約時報的駐華記者阿朋氏比喻日本之在中國，如一個在流沙中跳躍的人，愈奮鬥愈深入，而終至於不能自拔。

又其次是關於抗戰的正義。我們中國數千年來事事物物，都有一種道義存在。我們的小說戲劇歷史，均含有許多道義思想。我們的改制，也受道德倫理嚴緊的維繫着，即所謂以仁義治天下。我們又明白我們的自衛抗戰，是合乎國際正義與和平信條，所以決心犧牲一切來維護正義信條。

中國政府一個高等顧問說：「日本佔着十分之九的優點，不過伊將來就是因爲那十分之一的優點未曾佔得而失敗，這就是中國的道義上個強力量，而爲日本所不能理會。如果中國人不要戰爭，雖斷其頭亦不肯戰爭；如果他們要戰爭，則拚命起來如瘋魔一樣」。中國人的勇敢犧牲精神，無可限量，自古已然。現下中日不宣而戰的戰爭，無疑的是誓不兩立的戰爭，是使日本人知他們的太陽，終有降落的一日。中國人已經在戰爭的洪爐中，尋着他們的靈魂。在抗戰一週年紀念之前夕，蔣委員長代表全國人民的意見，這樣說：「我們的信心增加而且堅定，絕不動搖，我們更加決心，務使我們爲自衛而抗戰的戰事所流的血，不是白流，務使戰後從焦土中掘起一個強大的中國來，懷着偉大的新精神和力量，以貢獻於世界的和平」。我們既有這種精神，更兼以國外道義上和財政上的幫助，則中國必勝。

（一九三八年八月卅日中華公報）

附錄

九一八事件談話

——譯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檀埠英文晚報——

現在滿洲之衝突事件，既大違背凱洛白里安非戰條約簽字國之信義，復喪滅國際聯盟會之精神；中國之安全，胥賴於滿洲之保障。滿洲即中國之東北三省，人民二千七百萬，中國人民居絕對多數而外人極少；當一六四四年時滿洲人入主中國，滿洲人盡移於關內而山東河北等省之人民，則因受自然經濟之壓迫，乃移殖於滿洲。一九二八年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氏在其國會中答復質問，曾曰：「滿洲完全屬於中國之主權」，又美國國務卿凱洛氏亦會如此承認之；其文見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紐約泰晤士報中。華盛頓會議中之九國條約，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滿洲之於中國，極為重要；一則異族之入主中原歷來多以滿洲為津梁；再則因中國人民之經濟生活，倚賴於滿洲之天然及農林富源者至多，又為中國人口稠密省份之移民地，至南滿鐵路，並非日本人所建築，乃中俄兩國所合辦而為中東鐵路之枝路。一九零五年日

本戰勝俄國，向俄國手裏奪取遼東半島之租借權及該段之鐵路，即今之南滿鐵路是也。遼東之租期已於一九二三年滿期。南滿鐵路之期爲八十年；但自一九三九年後，中國有備款贖路之權。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逼令中國簽押。將遼東半島之租借期限延長至一九九七年，將南滿鐵路之營業期限延長至二千零零二年取消中國贖路之權，將安奉鐵路之營業期限延長至二千零零七年。此次滿洲事件，引起全球注目，因其影響及全球之和平，吾人謹請全世界人士爲國際和平而求公道與良心之主張云。

駁覆日本政府為九一八事件之對外宣言

——譯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廿六日英文晚報——

獲得中國人民之好感，並不能倚靠武力；倘中國人民對日有仇視，則此種仇視乃日人自召之者。觀於過去屢次引起中國之惡感，均不幸由日本當局或個人而致之，舉其一以爲證：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之中日條約及換文等係日本根據廿一條條件強迫中國而簽押使中國之生存獨立與領土皆蒙重大之損害，查當時中日兩國係處於友邦地方，並無齟齬可言，而日本竟出此嚴厲要求，殊爲歷史所罕有；此廿一條條件遂使中日兩國常起誤會，交誼因之而妨害……日人

原敬氏（即後任內閣總理者）亦深覺此二十一條要求，大有害於兩國之邦交。因於一九一五年六月在日本國會提出一議案，請現政府與中國進行之裁判，在各方面均不適當，足以損害兩國之邦交，喪失日本帝國之名譽；搖動遠東和平之基礎；造成將來禍患之源泉云。當時日本議會雖未將該案通過，然贊成之者有議員一百三十名之多。觀於上述之議案，足以解釋華人反日心理之由來，日本人亦既明言之矣。……日本稱，彼在滿蒙有特殊之利益，但吾人只能準備承認日本之經濟利益，吾人且願更進一步為日本之利益保障；惟吾人對於日本之謀政治的統治滿洲，則極端反對，因其侵害中國之主權也。……觀於歷史事實，足以說明未有一國可以武力壓迫他國人民而購買貨物者。故凡不以公道平等待遇中國者，中國必不購買其貨物。外國之利益與外國之貿易，係以親善互助而得保護與發展。吾人欲有純粹之好感，當然不容易有恥辱之條件存在。何以中國人對美國抱如是之好感？理由極為淺顯，因美國常以公道平等待遇中國耳。滿洲係中國領土之一部分，早為列強所公認，中國所願望者，乃其傳統之主權與獨立國家之尊嚴。中國人常係和平子且酷愛和平，此為吾人之特質，亦吾人哲理之要素。今日當此殘暴武力之侵略，吾人尚極持鎮靜，蓋吾人並不迷信武力足以解決一切之紛爭或征服一切。世界大戰已明白告訴，戰勝之國，所受損失，等於戰敗之國。余希望中國人

民不至於窮兵黷武；余又希望滿洲不致變成亞爾薩斯洛林；（譯者按，亞爾薩斯洛林三省，乃在德法交界間之地方，前屬德國，今屬法國，德法二國歷代深仇大恨，多基於此地）。中國如強固及有秩序，即是世界和平之福也。

駁 日 本 財 相 宣 言

——譯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英文晚報——

美國之用警察力保護巴拿馬，乃依據條約上所許可者，且僅在巴拿馬運河地帶以內耳。今日本施行軍事動作，完全不依據日俄條約上之規定而僅在南滿鐵路地帶以內活動；自九月十八日以來，鐵道地帶以外之中國領土，均被日軍侵略及佔據，並有許多城市被日本飛機轟炸，吾誠不能發見日本之在滿洲動作，與美國之於巴拿馬有絲毫相同之處。日本爲國際聯盟會之會員國，理應尊重其約章而接納其退兵之要求也。日本在滿洲動作，顯然係戰爭行爲，日本如不接納國聯行政院之要求，即日撤退軍隊，以求正當之解決，則國際公法與國際條約均被日本蹂躪無遺矣。國際聯盟會約章第十條會訂明：「會員國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盟會各會員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

侵犯之任何威嚇，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今中國日本均為國際聯盟會會員國；國聯行政院曾表決令日兵停止其侵略行爲。並命其退出滿洲，而日本且死力反抗行政院之命令矣。在此全球經濟恐慌之中，無一國敢冒大不韙而願戰爭者，倘因滿洲之爭執而中日兩國不幸至於戰爭，則全世界必致受嚴重之影響。此文明之世界，將一如上次之大戰，再被破壞之慘也云。

駁日代議士中村之謬論

——譯自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英文晚報——

余頗留意閱覽日本對滿洲事件之反覆言論，而覺有解釋其中真相之必要。中村氏稱：「中國富於宣傳，日本因不善於宣傳，致受被欺瞞之世界所仇視」。日本既佔瀋陽，首先沒收無線電臺，電報局，電話局等，斷絕一切消息，使世界上對於滿洲事情，寂然無聞，且盡量遠播日本方面之狡辯使宣傳於世界，而世界亦明瞭日本之巧技矣。世界上人士當能記憶去年前之濟南慘案，日本軍隊首先爆炸無線電局，割斷一切電報電話交通，然後襲擊濟南，利用日本軍用之無線電，宣佈於世界。請諒解日本軍隊之疏忽舉動，中國人茫然不知彼處發生何

事。明眼人則謂中國之宣傳，遠不及日本也。至云及保護高麗人在滿洲經營之米業，余敢謂高麗人樂與和平仁慈之華人同居，高麗人既得此意氣相投之地主，極享其安樂生活，而不受政治上之滋擾與威嚇，高麗人隨時願與華人雜居一處，採納中國人之禮義與習尚，中國人亦贊揚高麗人經營米業之本領，且承認彼等為發展滿洲經濟之重要份子，中國官吏極盡其能力，以保護高麗人之生命與財產，雖有未決之困難事件，仍然同樣而維護之，高麗人在高麗，則要日本之盡量保護，惟在中國領土，則毋庸日本之保護也。至所謂中村大尉案，可以知日本人之擴大宣傳，向國外製造詭詞，以為此次出兵於滿洲之藉口。然中村大尉之案，事實上仍未正式成立，據南京中央日報最近紀載，中村乃一退伍軍人，尙生存於世，數月前中國當道，曾調查是案，但未了結，始終不能有確實證據，證明為中國軍人立意謀殺或誤殺之，而足以歸罪於中國政府。代議士中村復謂「中國人久欲藉口攻擊日本」，但世界上均承認中國於習慣及哲學上為一和平國家，未嘗表示向任何國家挑戰，況當此災情慘重之時，扶傷救死之不暇，更兼共產黨日趨活動，內爭未休，國運瀕危，安有能力，突然向強有力之日本作戰耶？

反之，萬寶山之事件，高麗之屠殺華僑，與中村大尉案，實為日本以武力佔據滿洲，規

定計劃之初步。日本仍欲欺騙天下，謂中國軍隊毀壞南滿鐵路爲詞，而日本佔據滿洲各要隘，實出於自衛，其真情將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中村又謂「日本非戰爭國」，但世界上之開化國，皆驚聞北寧路火車所載之中國難民，被日本軍用飛機炸死不勝其數，此事乃發生於美國第一次致書於日本，勸導停止作戰之第二日。中村更謂「滿洲事件之曲直，不日可以大白於天下，此時世界上當知日本對滿洲之手段爲正當，而贊揚之，且發露中國之欺騙宣傳也」。余須提醒中村氏，中國已接納國際聯盟會之獻議，調查其中之真相，而日本則極力反對之，世界可以判斷矣。真理之呼聲，比較宣傳爲更顯也。

駁日貴族院議員及代議士之謬論

——譯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英文日報——

讀日本貴族院議員大谷發表之言論，令人不勝詫異。此種宣傳，冀圖欺騙美國人士之耳目，吾雖欲無言，不可得也。大谷謂「日本犧牲十萬兵士之生命，由俄國之手奪回滿洲，交還中國云云。而事實則如此者，日本戰敗俄國，遂取得遼東半島之租借權及南滿鐵路，更由中國而取得安奉鐵路之讓與權，故今日日本所享受之權利，倍多於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前之俄

國所享受者。譬之第一人掠我之鏢，第二人即向首一人奪之，更向我而掠我之鏢。大谷謂日本犧牲十萬人由俄國奪回滿洲。卽此意也。

大谷謂：「日本曾開放及發展滿洲，故得有今日之滿洲」云。日本之發展滿洲。或者其成績較優於中國人，但試問所發展之富源，乃爲誰之利益耶？日人投資滿洲，所得去之利益，不可數字計，倘若日本出以公道之手段，發展其經濟之利益，吾人當更歡迎日本或無論何一外國多投資於滿洲或中國之其他部份。實則歡迎外國投資以解決中國許多建設問題，爲中國政策之一。但日本以爲能發展滿洲，則欲據其地爲己有，此則世所罕見者。倘美國或英國有更好之機器及科學發展滿洲而優于日本，然則美國或英國亦將據之爲己有乎？

大谷又謂：「日本在滿洲之利益，比軍事尤爲重要，其經濟資源乃日本國家生存之命脈」云，吾人承認此爲事實。吾人亦已盡吾人之責任而保護日人在滿洲之經濟利益，但日本有何理由而在滿洲作軍事之舉動耶？英爲工業國，材料多取自美國，試問英國有何理由而武力佔據美國。經濟利益爲一事，軍事侵略另爲一事。實際上言，滿洲之於中國，其重要百倍於日本與別國也。

就國交上言，各國間之同情諒解，須以國際和平及感情而互相扶助，方得其利；若出以

互相破壞，無人能受其益，所謂兩敗俱傷也。近數年中國與各國間之友誼，日益親密，中國之所求者爲國家之主權獨立，以民族主義爲外交政策之保障，其目的即求國際上之自由平等。民族主義絲毫不含有反對外人之意義。大谷謂中國排外，然大谷未嘗以其真容告人也。中國人民現全體要國際之正義與公道之待遇，觀於國際聯盟會之決議，令日本完全撤退其侵滿之軍隊，就可知國際輿論均表同情於中國，此又足以表示中國之外交政策，完全依照國際公法及正義而行，爲舉世所承認而贊助者也！

大谷又謂：「中國人之杯葛日本貨物，可知其排外之情狀矣」云。查自日本以武力佔據東省以來，中國人民即起爲經濟杯葛，對付日本，並無一些惡意，不過以喚起日本之覺悟，日人不能以武力而獲暢銷其貨物，亦不能以不公道遇人而得有顧客者，此一定之理也。

大谷又謂：「中國與各國爲敵，只有一赤俄與之爲友」云，此種論調，毫無根據。以一佈道之智識人物，爲此欺人之言，誠足令人可異。舉世皆知中國已作莫大之犧牲而壓迫共產主義之播傳，中國現與俄國尙無國交，中國政府曾以最高壓手段禁止布爾斯維克之在中國發展，一九二九年五月念七日哈爾濱俄領事署之被搜查，是爲中國壓止蘇俄在中國領土內活動之一大證據，即最近不過數日前，在上海公共租界所搜出第三國際之文件，亦經南京政府公

佈，此又爲一絕大證據，故中國必不致與蘇俄聯絡也。

大谷又謂：「日本地位之在滿洲，一如美國之於加勒比海及巴拿馬」云。關於此點，數日前曾爲文以駁答日本財相井上之宣言。吾人皆知美國之施用其警察力於巴拿馬，係根據條約上所許，而僅在運河地帶內維持和平治安耳。今日本違反條約，佔據滿鐵範圍外之所有重要城市，並向無抵抗城市爆炸，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再次，日本代議士嘉壽中村於禮拜一日在汎太平洋俱樂部演講，謂：「日本之在滿洲，一如美國在尼加拉瓜國」云云。中村劃分此事之界綫頗巧，然稍爲留心觀察，則知其中大有不同之點在焉，美國干涉尼國，是否合理，姑不置論，惟美兵之開入尼國，乃尼國自請其來者，其人氏自有輿論，尼國亦因是而統一，日本則不然，強用武力，務使中國破裂，當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日本與其他八國簽訂條約，聲明尊重中國主權領土及獨立，並以全力協助中國建設一強固之政府，今該條約之神聖何在？日軍未侵滿之前，中國當局能令其軍隊服從軍紀，維持滿洲之和平與秩序，自日軍佔據滿洲，遂成爲盜賊世界，今日之滿洲，可與尼加拉瓜並爲一談乎。

自日軍佔據東省以來，中國全國人民，一致萬分憤激，日本應於此致慮中國人民之情感

。倘日本不於十一月十六日完全撤退其軍隊，本日不特喪失其威信，有甘與萬國爲敵，中國人民之激怒，將更如火如荼，前途如何，真不堪設想者。

大谷謂：「日本係有信義者，言必行」云。但自滿洲事變以來，世人已注意日本之行動矣，大谷謂：「日本政府宣佈不願戰爭」，但日本居然作戰爭之行爲矣。大谷謂：「日本政府禁止派遣軍隊赴滿洲」，但日軍與武器陸續由大連入滿矣。日本代表對國際聯盟會謂：「瀋陽之危險已成過去」云，但瀋陽有日軍飛機二百架出現矣。（十月念四日美國 *Literary Digest* 雜誌所載）

大谷極力詆斥美國之干涉滿事，但我有一言爲吾日人朋友告者，美國乃九國條約及凱洛非戰條約之發起人，而日本則爲近代歷史上窮兵黷武最大之罪人。美國爲維持上述兩約之文字與精神，當然出而干涉，美國且當更進一步公道之援助，以早日解決此紛爭也。

駁美國記者亞弼之謬論

——譯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英文晚報——

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雜誌記者威厘士亞弼博士 Dr. Willis

J. Abbot，曾赴上海出席太平洋國交會議，乘日郵秩父丸回美。十一

月十四道經檀埠，在英文晚報曾發表荒謬之言論。

威厘士亞弼博士發表言論，袒護日本在滿洲之暴行，殊足令人駭異。其言論與事實大不相同，吾不得不詳爲之解釋，以求世之公論也。

亞弼謂：「日本之在滿洲行動，佔據沿滿洲鐵道之各要點，乃爲唯一之手段以保護其人民，日本以一萬五千之兵力，而對華方二十五萬之軍隊」。

斥之曰：據其所言，是華軍已有準備攻襲沿鐵道之駐守日軍矣。如其屬實，則華軍有已決定對日人而戰爭之舉動，以二十對一之數，至少亦與日兵會作數次之戰爭。如其然也，日兵何能如入無人之境？又何能於數小時之內，不費一兵一彈，而奪據瀋陽？縱退一步言之，華軍未能如日方軍械精足，訓練優良，亦未必一退再退而至於此。華軍如果有意與日軍對戰，豈肯不作絲毫之抵抗乎？華軍之對於日兵侵入，從未作一抵抗，誰爲侵略者，固已有目共睹。且日軍之侵略滿洲，在深夜發難，事前未作警告，實大違反彼所簽押之國際條約與各項協定。日軍肆意攻擊及轟炸毫無防衛之城市村落，亦違犯一八九九年及一九零七年海牙和平會議之陸戰條款。不獨如此，日軍且向火車投擲炸彈，藉口自衛而以武力佔據別國之城市，

實爲萬國公法之所無。日本今開其先河以示於世，藉自衛之名而佔據別國之城市土地矣。

亞弼謂：「中國往往破壞條約上之規定及出以暴亂之行爲，而反對日本人，因此，日本奪據瀋陽及其要點，以保存其一萬五千之軍隊，免被掃滅於東洋大海」。

斥之曰：試問中國會破壞何種條約之規定？中國又曾出以何種暴亂之行爲而反對日本人？事實非親歷，何能以理想測之？亞弼博士乎，爾亦知最近華人數百名在日本保護下之高麗而被屠殺乎？姑退一萬步言之，假令亞弼之說爲真，日本無此必要未同中國宣戰而奪據滿洲。日本與中國同爲國際聯盟會會員國，倘中國果有破壞條約上之規定及出以暴亂之行爲而反對日本人，則日本應先將案提交國際聯盟會，根據其約章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公斷或用法律手續解決之，倘滿洲之情勢果如是嚴重者，一如亞弼所謂日本只有使用武力以爲自衛，則日本固應歡迎國際調查委員會實地視察其情況，以求水落石出，使舉世明瞭其真相。但是事實不然，日本實絲毫無用兵之必要，國際調查委員會一經視察，則日本對滿之野心及其侵略主義，軍國主義，將必完全暴露，此日本所以盡其九牛二虎之力，不使中外各新聞記者之在其活動地點出入，國際委員會之赴滿調查。又豈其所願哉！

亞弼謂：「中國不能與日本交戰，中國亦知之稔矣」。

斥之曰：中國在現在情勢之下，有水災，有赤禍；誠然，中國不能與軍國主義之日本鐵蹄相頡頏，但中國全國聯合一致，至少亦能使日本吞下苦丸一粒。倘不容許中國以和平保存其滿洲，則中國及其四萬萬人民將以銖與血而恢復其滿洲；倘中國死力奮鬥以求自救，世界和平必致傾覆與危險，世界各國唯有拜日本之賜耳。倘日本侵友邦之地土，藉自衛為名，即為公道，則世界無一國可以責難中國之施行其自衛之必要；蓋其一大部份土地已被一野心又殘暴之鄰邦掠去也。

亞弼謂：「日本非候至中國另組一新政府以代替無效之南京政府，必不撤兵。」

斥之曰：亞弼身為太平洋國交會會員，乃出此詈罵之詞，殊屬可鄙。南京政將成立至今，在在表示有維持秩序之能力。即在日人施行殘暴侵略之行爲時，國內民氣高漲緊張，亦未妨礙及日本人之生命財產日本陸相南氏在十月二日日內閣會議時之報告，亦承認之，謂南京政府似已施行其權力鎮靜民衆排日之示威云。日本不允依從國聯行政院之決議而撤兵，已成爲事實；不特此也，且更大增兵力以固其勢。日之得滿洲，利益絕大，久佔滿洲，是其所欲，日本不能以殘暴武力完成其計劃，現又倡所謂滿洲獨立運動以達其陰謀；日本之欲滿洲獨立，一如一八九四年中日戰後日本之逼高麗宣佈獨立脫離中國，其後吞併高麗，計劃成功、

今又欲以同一之手段施之於滿洲也。

駁日本全國新聞協會之英文宣言

——譯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日英文早報——

余爲解釋滿洲紛爭華方之立場，及答覆日本全國新聞協會「日本在滿洲之地位」一文，特著此文以告世人。

日本新聞協會謂：「息爭與讓步，乃日本政策對中國向來之特點」云。無論何人，一讀過去三十年來之中日交涉史，則知無一非日本企圖征服中國之紀錄。如割我台灣，一八九四年迫高麗脫離中國而獨立，一九一五年之著名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凡此皆其犖犖大端。今佔據滿洲，乃一再襲演其軍事侵略之計劃，不過此次係大規模之進行耳。故國際聯盟會決議令其撤兵，日本公然抗命，不顧各國爲求國際間和平及公義出而調停之友誼。日本所謂對中國之政策，一言以括之曰，爲所欲爲。

日本新聞協會謂：「日本且已預備宣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而作一鳴驚人之舉」云。一九二八年七月廿四日，美國已恢復中國之關稅自主權，首先與中國訂立新約者爲美國，故中

國對美國特別表示好感，以爲投報。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二月間，其他十個國即英吉利，法蘭西，意大利，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荷蘭，瑞典，西班牙，步美國之良好模範，相繼承認中國之關稅自主權。日本則如何乎？日本候至一九三〇年五月，始加入我之關稅協定，已在其他各國之後二年。然中國人民仍不以此而對彼有何惡意，去年度中國輸入日本貨物共值四萬萬元日金。日本雖常常壓迫凌辱中國，而其與中國之貿易額竟駕列強之上，足見中國人以大量待人，日本如不以大砲架向中國及搶掠中國，中國自然以友誼待之。

日本新聞協會謂：「抗日運動及抵制日貨，已成爲司空見慣之事」云。對日之惡感，所以常生者，係日本侵略行爲而致之。今次抵制日本，亦係由於日軍之佔據滿洲，日本已錯用其聰明矣。倘日本欲排除中國之杯葛運動，日本應先排除其弊源。世界無一國之政府能以武力，迫令其人民購買違反人民意志之物品。中國人民對日之惡感，純由於日本侵略中國之政策而起。如日本能放棄其侵略之計劃，則中國自然放棄其杯葛運動。須知中國人乃係酷愛和平之人民，對於各國，固一視同仁者也。

日本新聞協會謂：「中國人欲破壞南滿鐵路」云。此爲日本在滿洲行動之表面理由，此種論調無一是真者，彼所謂被破壞之一段路軌，乃在瀋陽之附近，日本常以重兵保護，不惟無

破壞之事，且華兵幾乎無能行近之者。姑退一步言之，縱使照日方所來之報告爲真實，亦僅謂毀壞兩個米達耳，日兵應出以正當之手段，先將破壞鐵路之華兵逐退，向中國當局抗議，懲辦不法之兵士及訂定賠償之數目；乃日本不由交外解決，竟於六時半之內作戰爭行爲，強佔滿洲所有重要城市，以區區之鐵道損失，藉詞而佔據倍大於日本之土地。如此謂之自衛，其能自圓其說乎？日人著名記者華斯博士，於九月二十九日曾著論登於日本英文廣告報，稱：「日本之佔據南滿，並非偶然之事。已謀之二十年矣」云。日本對中國戰爭而未正式宣戰，實爲近世紀所罕聞者。彼所稱爲破壞南滿鐵路，完全出於捏造，已爲明眼人所共知共見。

日本新聞協會辯謂：「中國現準備採用不顧人道主義及國際公義之政策云」。以言人道乎？日本應自反省在滿洲之舉動，有何人道可言耶！中國受水災之大患，正救死扶傷之不暇，全球各國人士駭汗奔走，咸來救助，而日本則乘機搶劫，與人道二字正相違反。美國曾表憐惜之同情，運麥來華救助，雖足以紓一部之困，然而其餘之主要糧食，正在籌謀將東北三省之大批餘存運入賑濟災民。乃日軍突然於此時攻襲瀋陽，奪據鐵路，截斷交通，遂使五萬嗷嗷待食之難民，垂手以斃。日本自號文明人道之邦，且於八年前遭遇大地震災害，而受過全球各國之努力賑濟，今爲此不義之舉動，遂使此文明之世界爲之詫異不已。

日本新聞協會辯謂：「日本在滿洲之軍事行動，乃係最低限度者，不過保持其在滿蒙所要求得之利益耳」云。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權利，乃日本政府近在國際聯盟會中常作要求之所謂五條根本大綱之一也。日本之堅決要求所謂條約權利者，實即爲二十一條款，凡習遠東事情之學者，必不忘記一九一五年時日本政府祕密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之要求，其內容完全違反美國開放門戶之精神，當時真消息傳露於外，美國乃出抗議唯一之國，駁斥此種要求有侵害中國之主權。中國政府於簽押後正式宣佈，並抗議此種協定係日本用武力強迫而簽押者。依照國際公法而言，除在戰爭既終之時外，訂立協約，須經雙方自由同意，當日本向中國提出要求時，中日係和平之友邦，並非敵對之國，日本竟以祕密之威脅，集中其兵力，致哀的美敦書，用最強迫之手段而奪取，此種毒辣之事件，在國際公法眼光上評判之，實不啻絲毫效力者，而在事實上言，二十一條款固未經中國國會批准者，在華盛頓會議時，中國代表亦曾經正式宣佈否認之矣。日本根據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款而在滿洲之野心，一時遂告失敗。此次日本佔據滿洲，即欲強迫中國承認其二十一條件有效，彼派兵赴滿洲，謂保護日本人生命財產，乃假僞之詞，蓋滿洲之日本人，固毫無危險也。

日本新聞協會辯謂：「日本在滿洲之行動，並無違反凱洛非戰條約及九國協約」云。但是

事實是如此，日兵佔據滿洲已越二月矣，攻奪城池，轟炸市鎮，屠殺人民，存久佔之心，毫無退兵之意。凡此種種舉動，無不違反九國協約所訂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條文。日本雖未正式向中國宣戰，事實上已在戰爭中。日本佔據中國之土地，大過於日本之面積。日兵所至，卽將中國軍警之武裝解除。佔據中國各地之政府機關，奪取軍器局廠，截斷交通，焚燒中國軍營。以炮隊及飛機轟炸無防衛之城市，到處屠殺；如果此種行爲，尙未得謂之戰爭，吾誠不知其何所謂矣。凱洛非戰條約第二條明訂：「各締約國承認凡締約國間的一切糾紛及爭執，不問其起因及性質若何，概不得用和平方法以外之方法」。今以武力佔據別國之土地，實已違反凱洛協約規定和平解決之條文。

日本又曾宣誓保持國際聯盟會之約章，解決國際間之紛爭，不得應用武力；現在日本背食前言，此無他，日本以強國自恃耳。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育戈打云：「國際聯盟會尙未以適當之手段處置滿洲事變，其理由則因日本係一強國，且佔國際上一重要地位」云。日本人常以爲國際聯盟會不知滿洲之真實情形，因此其代表芳澤，曾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作十四頁長之演說。實則國際聯盟會透切了解滿洲之情勢，但因日本在國際聯盟會佔一重要之地位，故尙未以有效之手段裁制日本耳。

日本因爲自恃強國，不顧國際上一切條約之神聖，視爲一張廢紙，此足以證明將爲世界和平之最大障礙無疑。

駁 本 山 彥 之 謬 論

——譯自一九三二年一月廿五日英文晚報——

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時事新報社長本山彥，近發表一文，極端替日本辯護在滿洲之行動，此又爲日本人宣傳之一，冀有以愚惑世人之耳目，吾不得不有以糾正其謬誤點。

本山彥云：「吾人與中國之爭辯，可概括爲數簡單之問題：一，中國是否承認其所簽押之條約？二，中國是否尊重外在條約上所獲得之權利？三，中國是否盡其爲一個國家之責任以保護外人之權利？」

日本企圖引起世界輿論以爲彼助，常常指摘中國不遵守所簽押之條約，殊不知中國萬分願意，且屢向國際聯盟會建議，將日本所享有在滿洲之條約地位，全盤託出，交付萬國法庭裁判，以證明其所藉口者純是說謊。中國對於其所訂之條約，無時不慎重遵守，凡外國人合法既得之權利，中國無不承認而尊重之。

倘日本政府心地坦白，自應歡迎中國之建議，共同對質於中立法庭，以明是非曲直，且此亦日本一絕好機會，大可以鳴其不平；乃日本不敢接納中國議之，足見其作賊心虛。日本既堅要他人承認其所謂之條約上權利，而彼自己則完全違反彼所曾簽字之所有國際之條約，則以武力威脅而獲得之條約權利，中國當然亦否認之，且將繼續永遠而否認之。

倘本山彥所稱之權利，係指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款，則尤為大錯特錯，而朦然不知時勢之所趨。若威迫而立之二十一條件，能成爲有效之條約，則今日各國，當復返回歷史上弱肉強食之野蠻時代矣。

不近情理荒謬絕倫之二十一條款，其中第二項關於滿蒙者，其原文列舉如下：「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認日本在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設定條款如左：第一款，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第二款，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工商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第三款，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第四款，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國臣民，至於擬開各項，另行商訂；第五款，中國政府允關於左列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

意而後辦理：（A）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借款項之時，（B）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課稅作抵，由他國借款之時；第六款，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項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第七款，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日本書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

以上條件，則本山彥所指中國侵害及否認日人所謂合法獲得之自由居住，自由租借，或購買地土及開採礦山森林之權利。倘日本希望中國接納此種條件，是難中國所不能者，此為萬不能行之事。因為滿蒙之肩沃重要及富源。若拱手讓諸日本，不久整個中國必為其所吞併，全球亦將為其所征服。倘中國承認此種條件，是與約翰海氏（美國前國務部長）之門戶開放宣言，及路得高原之協定（*Root-Takahira Note*）一九零八年所訂者，之精神，背道而馳。

二十一條款中除第二項外，其第五項如中國被迫承認，則中國之財政軍隊警察教育等，悉隸屬於日本之下。此種條件，乃以戰艦及大砲所威迫而訂立，實為古今萬國所未見者，中國如承認之，是步高麗之後塵，而為日本之殖民地。全部中日歷史，都是以武力造成，所謂權利，都是以武力攫取，中國一言及拒絕，日本即要戰爭，此則日本對中國之外交政策。

抑更有進者，日本常施其陰謀，煽惑中國人叛變其政府。中國內亂不安，則中國貧弱，中國貧弱則不能抵抗日本之侵略，故日本爲造成中國之內亂，以金錢軍械供給一般軍閥，使其起亂，日本得藉詞調兵於中國，本山彥所謂中國無秩序者，亦知其原因之所在乎？

本山彥謂：「中國負欠鉅大之外債」，此與日本人之佔據滿洲有何關係乎？吾欲一問，所謂西原借款一萬萬四千五百萬元，乃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由日本銀行團借與中國，原定一部撥爲參加大戰費，餘則爲建築道路發展工業之用；不意此款用於不合法之途，日人以之供給軍閥，延長內亂，日本遂以保護其國民爲詞而作干涉之舉，中國歷年之所以不安定者，實日本爲厲之階。

本山彥謂：「侵略地土，非吾人之目的」云。然則日本軍何爲攻佔齊齊哈爾？何爲要求華軍退出錦州，而撤入關內？其謀吞併滿洲，司馬昭之心，路人共見，乃日人一則曰「自衛」，再則曰「日人無貪圖滿洲一寸之土地」，自欺欺人，辱沒世界之理智矣。

日本佔據滿洲，三月於茲。藉「自衛」二字，遂完全佔據滿洲之政治商務工業各機關，整個滿洲幾已淪爲日本殖民地。日本應付滿洲與高麗戴上同樣之面具，日俄戰後，日本曾對全世界保證尊重高麗之領土主權及行政獨立，其實高麗固爲國際所承認之獨立自主國，又豈

待日本之聲明保證，乃不數年日本則在高麗設置統監，再數年而吞併之矣，此高麗之亡國史而日本今日再施之於滿洲者也。

本山彥謂：「日本以血而換滿洲之「戰勝權利」，今中國人乃欲盜取之」•吾欲一問，中國曾承認日本之「戰勝權利」，而將滿洲之天然富源及一切交通拱手以讓於日本乎？日本常常以戰敗俄國應享滿洲之權利為詞，此種爭辯，於情理上法律上或邏輯上均屬不通。自俄為日本所敗後，一九零五年中國曾以俄國所享在滿洲未滿期之利益轉讓與日本，即南滿鐵路及遼東之租借，此外日本又向中國獲得安奉鐵路租借地，以為戰敗俄國之賞贈。依照一九零五年之協定，安奉鐵路之營業權及遼東之租借，均已於一九二三年滿期，惟南滿鐵路日本可以享受稍長，但照協約則中國可於一九三九年將全路贖回，安奉鐵路與遼東久已滿約，但日本人仍霸佔如故，不允交還原主，現在日本實無權享受在滿洲之權利，祇有恃不正當之二十一條件為護符耳。

本山彥又謂：「中國稱為獨立自主之國家，但其担負治安秩序責任之獨立自主機關何在？何處見其合法之保護？我日本人之居留中國者被虐待，守備隊被欺凌，外交家被嘲弄」云。吾欲問一本山彥：在何時何處，日本人會被虐待。守備隊被欺凌？外交家被嘲弄？及何時中

國未曾盡力保護日本人之生命財產？在日人在滿洲施行種種之暴行時期，在中國人忍無可忍，而感覺最痛苦之時期，吾人尙未曾聞及中國城內有一日人喪失其生命，或其財產受若何之損失。惟香港只有日人數名受傷，香港乃英國屬地，非中國當局之權力所能及者。在中國各地，則中國政府已證明曾盡其保護日人之責任，當此情形不安之時，中國政府不顧一切艱危，維持治安秩序，本山彥其又何詞以說！

反而言之，數月前僑居高麗之中國僑民男女老幼，被屠殺者達百四十餘人，受傷者數百人，財產損失值數百萬元。高麗乃在日本統治之下，日本人嘗誇示於世謂爲能維持治安秩序者，中國應問日本：「在高麗何處見合法之保護耶」？故日本責中國則不合，中國責日本則相宜。

日本在滿洲之軍事行動，並非爲保護其人民起見，其內幕尙有許多野心。吾人可回憶大戰之後，日本政府曾藉同樣之詞，久不撤退東部西伯利亞之軍隊，其不羈之野心，固已昭然若揭。日本罔顧國際聯盟會及美國政府之好意勸解，不允撤兵，視和平條約爲一紙空文。就事實上言，國聯會約章凱洛非戰條約九國協定而等於廢紙，實卽下屆裁軍會議之瓦解與遠東繼續混亂而無已時之先聲也。國際合作以謀打破不景氣之目的，亦將因之而歸于烏有矣。

駁高柳論中國杯葛

——譯自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英文晚報——

出席太平洋及全美國貿易會議之日本代表高柳博士，非難中國無故抵制日本貨物，意似排日爲華人生成之天性者。——考中日數十年之交涉史，則過去中國人之杯葛，均由日本自身釀成。事實彰彰，無可掩飾。有名東亞事務著作家尊哈根大學教授威羅巴博士曾有言：「日本對中國，常作口頭親善之言，並未絲毫實際補助中國。不寧惟是，有機可乘，則任意損害中國之主權，破壞其行政之尊嚴，即中國應享有國家之權利，日本亦思剝奪之。如稅關之收入，日本爲最後之一國讓步者也。」威羅巴博士之言，毫無偏袒。故中國之杯葛運動，無論爲地方的或全國的，都因日本侵略行爲有以致之。第一次在一九零八年爲二辰丸案；一九一五年則爲二十一條款之要求；一九二一年則因日本謀取山東而有第三次之杯葛；一九二八年日軍佔濟南，屠殺中國交涉使及民衆，又有杯葛之風潮發生。

最近之杯葛運動，始於去年七月間之萬寶山案，及在日本統治下之朝鮮屠殺華僑案。是役華僑死者百餘名，損失財產數百萬。繼而日軍侵佔東三省，於是抗日之風，如火如荼。此

種武力侵略，引起全國人民憤怒，爲自然必有者。各地杯葛日貨，乃由各地商會所贊成，均出於自願犧牲之精神。中國政府答覆日本去年十月十九日之牒文，曾有聲明「自由購買，乃個人應有之自由權，政府未能加以干涉，保護外國僑民，乃政府應有之責任，然無論任何一政府或任何一國際公法，都不能禁止人民行使其自由之權。自萬寶山案發生，造成中國全國抵制日貨，日本應自負其責。」

吾人能不強迫人民購買其所不願買者，中國政府不能禁止人民之杯葛運動，職是之故。日人設身處地，應明白中國人之地位。誠然，杯葛一問題，雙方都蒙不利，在中國人之意見，甘願犧牲，以使對方受害而促其覺悟。如日本人果有誠意，欲使杯葛運動停息，則日本人應先改正其軍閥施行侵略政策謬誤，是故停止中國人杯葛之能力，不在於中國政府，而完全在於日本政府之肩上。日軍留在中國疆土愈久，則杯葛運動亦愈難停止也。

在太平洋外國貿易會議駁日代表之「非難 中國杯葛」

——譯自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英文早報——

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至六日全美及太平洋外國貿易會議在檀埠夏威夷皇家旅館開會，美國、加拿大、中國、日本、菲列濱、澳洲與紐絲綸各方皆有代表出席，梅總領事奉實業部特派為出席代表，西人方面出席者有前任駐檀總督花零吞現任總督羅倫質等多人。

各國代表連日演說討論俱不出太平洋國際貿易之範圍，獨日本代表高柳松一郎等事前預備英法文宣傳品多種，竭力為日本侵略中國事作洗刷，其所發言論中，復強行牽入中國之杯葛運動，詆毀備至，自欺欺人。梅總領事除將英文演說，「中美貿易史」一篇當衆宣讀外，復將高柳之謬論痛加駁斥，深得各國代表之贊許。日文時文報亦譯登梅總領事之駁詞，稱為論旨深刻。并稱：「中國領事梅景周氏又將滿洲事變後之宣傳論文集，分贈貿易會議代表閱覽，該文集指摘日本對於滿洲事變中之行動凡十餘篇，並對大坂每日新聞社長本山彥一氏之滿蒙事變論作反駁，文筆犀利之極云」。

美國商務格言有云，「天下無不是的顧客」，無論任何人施用武力或不正當手段者，必不能得到銷場與顧客，此一定之理也。中國向以友誼對日本，惟日本以槍炮指向中國，而肆其剝掠之手段，則中國斷難忍受之也。中國常起抗日杯葛運動，厥因日本人之侵略行為有以誑之，今次大規模抵制日貨，純由於日本不法奪據東三省，此為中國人民自然表示之憤激，

亦即中國人民唯一之利器，以促起日本治者階級之覺悟。

日本如欲祛除中國之杯葛運動，日本應致力於移去其病源，世界上無一國政府可以強迫其日人民購買其所不願意購買者。如日本停止其侵略之野心，則中國自然放棄其杯葛運動，中國人乃和平之民族，對於任何一國，都無偏見。

日方非難中國政府，妄指杯葛運動為國民黨所煽動者，此為不合邏輯之論調。國民黨不過一政黨耳，離開政府而另為一團體，與其他各國執政政黨無以異也。國民黨員雖或有參加杯葛運動，其實此種運動，乃非政治團體所主持而由人民所協力進行者，與政府固毫無關係可言。杯葛之進展，完全出自人民之自動組織，商人亦願犧牲，最近雖曾發生數次拘罰商人及沒收貨品之事，然須知此係對待中國商人，並非對待日本人。今日人指為非法，是日人抹煞事實，而不知此完全係中國內部之事，與日人何與耶！

今中國全國作經濟杯葛反抗日本，純係中國人民愛國心之自然流露，並無政府中人為之指導，且中國之進出口商人，亦因杯葛運動而蒙其損失。然而中國人實樂於為此種犧牲，故中國人民杯葛抗日，是人民個人之事，事實昭彰，既無不法舉動，政府亦無以法禁止之，壓迫之。

國際之和平與好感，全在國與國間互相諒解合作；若互相仇視殺伐，任何一方都受其害。中國與各國間之友誼，未有如近數年來之深厚者。吾人所祈求者爲一主權獨立之國家，民族主義中明示外交政策，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吾人之民族主義，毫無一點排外之意義，日代表加以非難亦謬矣。

日人謂中國利用所有教育機關，以資抗日之宣傳，未免過張其詞。無論何人，稍一讀過歷史者，皆知日本侵略中國爲其傳統之政策，日本人所謂爲抗日宣傳，殆即指中國教科書中所記載日本侵略中國疆土之事實。自然，日本人不喜歡中國兒童讀書而知日本侵略中國之暴行，然而，須知中國人非健忘之民族也。

駁野村之謬論

——譯自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英文晚報——

爲解釋上海事件及答覆出席太平洋貿易會議日本代表野村非難中國之言論，因擬此文以告世界之人士。

所謂抗日風潮，其起也並非無因。在野村之意，一若抗日爲中國人生成之天性，而杯葛

日貨，則爲無故發生也者。余今指出其間事實，抗日運動之所以常起不斷者，均由日本之侵略舉動有以釀成之。

無論何人，稍一讀過去數十年之中日交涉史，則知無一非日本侮辱中國之事實。其著者如廿一條件、濟南慘案、朝鮮屠殺華僑血案，此不過其犖犖大者數端，爲中國人刻骨銘心所難忘。目前之抗日杯葛，完全由於日本人侵佔東三省而起，此爲中國人自然流露之憤怒，亦爲中國人唯一之利器以抵抗日人之侵略，如果日人不喜歡，當先求諸己，去其侵略手段。中國人夙爲嗜好和平之民族，對任何一國，都無偏見存乎其中。

余謹一再聲明：中國全國對日作經濟杯葛，完全係人民之自動表示愛國心，並無政府中人參加指導之。

日方謂正月十八日日本僧侶無故受華人暴徒侮辱，致斃其一，故日軍佔據上海，不能比擬於侵略行動云。如果中國俱效日本之所爲，因其國民在外國受侮辱或被謀殺，即動干戈，則世界將永無甯日。

日代表野村在其文中，竟然抹煞最顯淺之事實，謂上海之戰事起自華方。不知當日彼海軍司令官鹽澤之下哀的美敦書，不及一小時，即向華方進攻，事實彰彰，爲中立各國人士所

目睹者，日人肆其宣傳之手段，冀有以欺瞞世人之耳目，今反妄指中國之宣傳。

野村謂當日日軍赴公共租界時，實被華軍攻擊云，此爲無稽之言。凡知上海地理者，必爲之啞然失笑。全世界皆知上海戰事，係由日本人而起，日人尙胡辯爲？

中國將上海事變交付國際聯盟會裁判，所以表示中國人之酷愛和平，中國嘗竭力以使此事之得到和平解決，凡各國之所提議，中國都容忍接納，以祈早日解決之。

中國爲國際聯盟會會員國，故以尊重其約章而維護之，日本則藐視之，無他，自以爲強國耳。

日本已將和平制度等於一空文廢紙矣！日人自謂未曾宣戰，而萬數之無辜平民婦孺及水災難民遭日人屠殺，用大砲飛機炸毀焚燒均值數萬萬元之財產，教育文化之中心如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藏有古代珍貴名籍，均毀滅無存。不宣戰之慘，尤甚於宣戰。

日本常語世界人士，不能以有組織之國家視中國，野村謂：「在過去半世紀，中國無一個政府足以稱爲政府云」。如果野村之說爲真，則吾人誠不明日本何以有一位公使駐在中國。

在過去之時期，中國常起內亂，吾人誠不能爲諱。但吾人須知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間之不

安，迺中國政治及其他之奇異變動，此種歷程，世界各國有之，何足爲中國咎？

野村氏之文，悖而無理，不足以動世人之視聽，欲獲世界之同情與信仰，非巧辯之言詞，迺誠實之行爲也。

太平洋叢書之一

梅景周先生抗戰言論集

每冊定價國幣五角

著者 梅景周博士

發行者 太平洋類編社

印刷者 中國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573
489567

